

北

游

錄

北游錄 記聞

鹽官談遠種木著

八旗

五代史契丹初嘗推一大人建旂鼓以統八部今清
制三如之入燕之後以漢人盡歸之外城其漢人提
旂者不隸也至隸內城正黃旂則轄正陽門德勝門
錄黃旂則轄東直門西直門正藍旂則轄宣武門元明
承門錄藍旂則轄崇文門元海岱門正紅旂則轄德
勝門錄紅旂則轄阜城門元平則門正白旂則轄朝
陽門元齊化門錄白旂則轄安定門各旂下無輪貫

賤各給田若干收其租不復給餉

△朝宗系

太祖武皇帝

紅把兔

太祖長子先謀改撫順稱兵見殺

子壯大哥

昂把兔

貝勒

子二姚塔少塔

賁把兔

貝勒

子偏阿

太宗文皇帝

子二台吉越奴宿王

順治皇帝

蟒把兔

英王圖赫把魯魯王

子雅勒

湯鴉太

攝政王圖赫墨勒根王

阿吉哥 據王國語

鼠兒哈赤

太祖△太僕寺卿黃庶胤琴酒

長安明日勒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科

尖山

志行

狡兒兔哈赤 太祖季弟國語烏金王

太祖塔

王哈赤

貝勒王世忠之親支

李永芳

首事

建人初起事同輩三十七人並魁偉絕信用勁弓長
數尺夫如椽鰲悍好殺所屠遼人十之八至天聰崇
德間始漸斂其威先是國人口奉潛入中國習書二
年而出回製滿洲字若干並習蒙古字
內院寫滿字其人胡衆鬣名翰林稱相公帽不頂日
支院饌其列銜學士等官始支俸

修史

修。史月給詞臣八婚編纂六朝章奏月五婚修明

史月三編明文成止編年范文程闕二十一史謂編
年未盡仍另撰編年案幸奏月呈 太僕寺御黃熙胤
祭酒 朝太宗定錄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
科善遠定在和其詞亦遜云大明皇帝自稱敵國小
國以我邊臣諱之不上又載計殺袁崇煥事頗詳

滿官

滿官止七品無正從文武互轉有過則免官而本秩
自在無降罰京堂俱一滿一漢印隸滿官如遺祀郊
廟俱滿官他不得預

朝饗

朔期每月之五日不論朔望亦名拜定未嘗御殿也
惟元旦大慶或一臨御內院在 殿之左駕或不時
至詞臣入直非召見不出

朝賀賜宴三品以上銅盤置大馘牛羊豕之腸胃不
之道也四品以下木盤其餅餌精甚

節下降官日趨再點三品上紅四品綠頂凡太宴執
杖每二人昇一木盤分割豬肉散之

癸巳正月朔昧爽 上堂祭_{○○○}百官候午門外有
項吏部傳名尚書侍郎內院學士詹事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大理太常太僕寺卿國子祭酒各科都給事

中掌河南道京畿道御史會東廟移時御殿詣王各
官朝賀訖大宴且退又傳前詔臣暫止午內尚書
吏部高爾儼禮部胡世安兵部金之俊刑部李化熙
侍郎吏部孫承澤成克鞏戶部王永吉趙德鼎禮部
張端呂崇烈兵部張鼎廷刑部孟明輔工部劉昌學
士劉正宗魏天膏詹事府所蘊左副都御史傅景星
大理寺御史邦柱太常寺卿段國璋太僕寺卿黃熙
胤祭酒李爽掌都給事中吏科魏象樞戶科楊橫禮
科高桂刑科袁懋功工科劉顯績掌河南道御史朱
鼎廷京畿道御史吳達候內院大學士六人至引入

序列立殿下左稱 上御霞華自殿側東門出黃蓋
曲柄二金爐導御太和殿內七人二傳諸臣入各手
携坐纒升自左階歷太和中和二殿至位育宮前東
侍大學士范文程先入傳賜序坐文程又傳問各年
曾宦履轉奏訖于是進御几、蒙袂飾以金寶去袂
俱黃金器命諸臣饌銀器米長粒甘香不知所產進
滿洲舞凡二三十人北面立衣文豹者持彩箕一背
畫虎頭最西一人少前而歌箕人齊以杖拉其背曼
曼有聲作磬折狀似太常武舞用干者又少前衣貂
錦朱頂金帶者四人結隊舞低昂進退有度一隊畢

輒更一隊四吏隊乃已又進魚皮舞魚支部樂也舞
三四人旁四人佐以琵琶胡琴又進高麗人斛斗之
戲上之權笑又進南東樂繼以教坊司樂每奏技
文程侍諭以某部伎也又倭人演雜劇編酌金觥薄
暮徹席賜諸臣携回

元至正九年宴上京凡預宴必麗鞍飾號奢馬宴見
王文忠集中 朝門下馬牌今石刻

滿梨

遼史太宗德光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
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晉之
遺制也帝衣冕祭祀宗廟遣上將出征飲至踐祚加

元服乾亨以後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
後大禮並漢服矣皇太子親王諸王俱遠游冠三梁
制稍別金史太宗皇統元年始御袞冕章宗明昌三
年四月壬寅朔令宣聖廟釋奠三獻官并執事與奉
者並比服倍 學官公服學生儒服元史禮志載冕
服今順治二年閏六月朔定官民服飾公起花金帽
頂上銜大紅寶石嵌東珠三帶用白玉板四塊圍以
金內鑲一綠松子石一品侯伯同帽頂如上嵌東珠
一帶用方玉板金鑲一紅寶石二品帽頂紅寶石

嵌小红寶石帶用花金圓板四鑲紅寶石一三品帽
頂銜一大紅寶石中嵌小藍寶石帶止花金圓板四
品帽頂銜藍寶石中嵌藍小寶石帶花金角板銀鑲
邊五品帽頂銜水晶一嵌小藍寶石一帶素金角板
四銀鑲邊六品帽頂止銜水晶一帶玳瑁板四銀鑲
邊七品頂嵌小藍寶石一帶素銀板四八品花金頂
帶明羊角角板四銀鑲九品雜職同花銀頂帶烏角
角板四銀鑲貢士金雀頂高二寸帶同八品青袍藍
線披領同諸生銀雀頂帶同九品藍袍青線披領用
吏氏烏角葫蘆頂衣及領純青

命嬀如其夫之服亦因姑帽披領窄袖楚製長可拂
地辨髮周環雜寶飾

朝衣上下兩截其下幅摺折不拘數如貂裘另緣以
皮針工累日方就

江南有滿洲中其製不知所自按明初崑山郭翼義
仲有完顏中歌云完顏中全粟道人所製寄鉄唯

先生楊維禎賦長歌以謝率余同作註云金人之

常服四帶中盤領衣烏皮靴其束帶曰吐鶻玉為上

中之制以皂羅若沙為之上結方頂折垂于後頂之
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

六七寸膏橫額之上或為一縮緋指青顯者于方頂
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有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
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其衣多白其溢春水之服
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溢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
材為文其長巾鶻取使于騎也

天子親王郡王左右曰蝦曰白現帽上俱孔雀翎其
翎文三錢形曰團公目子同兩錢形則曰團山額真其

文僅一錢則梅勒也刺也雖六卿避席其人尚少壯
過四旬俱巷旂下所生子女聽上選配或聽親王並
不敢自主滿人相見不揖第舉手右抱嬭女對容垂

右手則媿女亦引右手于面以為禮西夷媿女囊裝而垂于肩不如滿洲妍麗也

駢宗

近時凡文武科第姓同者無論殊方遐域輒駢宗欽叔姪兄弟總漕尚書王文奎驟貴附族甚衆俄改姓沈又諸沈附之向之諸里又皆並宗戚之門也唐李義府為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稱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為先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初六與同譜欽昭穆及義甫出為刺史遂即除削義甫聞而銜之及後相乃令人誣構其罪

竟下獄自殺

乙未舉士陰胡兆龍主禮闈紹興有^士胡氏九人嘗于蓋錄書及舉士因例避不得預試文以為嘆

雜婚

胡必龍父佐書銓喜邑人丁某亦同事相善胡聘其女乙酉必龍舉京試以丁氏而阻更聘徐氏女亦銓吏所辱善也亡何成進士劉大司馬餘祐強守其女且曰即丁氏未不妨並耦也曰然徐氏徐揭其事胡報以穢語迨浙東下丁女物故其父官江西 縣丞已胡奉使領詔至丞工謁不納按宋江夏馮京當世

自鄉舉禮部至廷議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克佐方自
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求以金帶曰此上意也
頃之宮中持酒殺出愈具日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又金通州賈少冲卷二年進士劉萼欲以妹妻之少
冲辭不就曰富貴皆自致之

白塔

皇城西苑萬歲山上相傳遼太后蕭氏梳妝臺今廢
側于峭治 以西僧言建白塔三層其形如瓶按
元母祖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江淮撫攝楊璉真
加言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

五十頃養之又二十八年五月丁巳建白塔二名高一丈二尺以居呪師桑四的性吉等七人車先後隨合如此第揚斃白塔在臨安壓勝亡家非若今之禁苑也

保債

順治初滿人索溢長安新定謂其具易與往、告貸須一人預券如百金例餽五婚月徵子錢不爽時刻少自進剛移坐預券者詎尋及之宛平陸嵩丙戌進士選庶常除國史院檢討當預券失期道上被執裸剝于家竟免官嵩邑、不樂游大同適姜瓖之變死

馬又學士潛江 劉肇國雙膝呵道過猪市滿人據
前柱其面突入部舍母妻震恐肇國坐廢家因以破
又弘文院編修宜興陳于鼎為姑蘇申氏預券方修
史于玉芝宮啟赴刑部責之懸三日命杖二十官免
朝士預券非代償則株累叵測如此按元太宗窩滴
台十二年以官氏貸回鵲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
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仍命凡假貸歲久惟于
本相俾而止著為令

郭應忠

戊子四月先是宣府赤城衛材官郭應忠所善防守

奉人張某以女字其子張氏家貧厚欲女還秦應忠
不許曰吾亡子侍女而瞑若去汝徐來可也婿挈女
夜遁為卒所執皆泣別約來迎誓不他娶女足不出
閨既久之應忠欲另遣其女偕書以遺女令應忠請
之請至不復來更嫁女亡失望立癩疾日狂走市中
亡何應忠亦癩疾服先朝衣冠跨屋脊云城隍神來
也其家各兩防之四月某夜應忠忽舞刀云殺一狐
甥奪刀執中背自膏逸出應忠竟斬其女提首呼市
中曰我殺狐矣守備遣卒縛之入門則宿疾脫筮大
哭其女曰我殺狐非女也守備以呈兵使者俱素知
其人真不向應忠殯女柩陳臥側日扣木魚誦經焉

初城中夜聞噪聲不解其自第三月有應忠之事

生日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節氣如蠶蟄日生其日無定期凡正月遇節即是也

滿人無生日以春草榮枯為度

清朝初掠漢人楊原諸生也云習天文遂官欽天監名畢車器

辨髮

甲申五月三日攝政王入京下令辨髮六月

日許官民服髮如故乙酉六月淄川孫之澥身若琳
各上章請辮髮如國俗之辭言臣妻女並辮髮遂拜
兵部右侍郎後去為土寇所執土寇嘗之曰爾食
一官辮天下之髮我肯種爾髮雖具巔插髮數莖死

驅疹

淄人不出疹自入長安出疹而殆始謂漢人染之也
於是民間以疹聞立避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
滿洲賜莊彼宴人于安所適宇多茹泪棄嬰道側或
恣一室不能單外至斃其子女鬼風交痛東江未巷
商某捐錢三十萬助遂自攝政王以其令稍弛疹家

報兵馬司即引繩度隣右八十步繩以內官吏俱不
許入署都民始安乙未春仍逐疹如前以駕在南溝
子遂禁人南出

爭道

八旂下廝養挽車策騎值朝紳不避稍一誰何應與
詬侮或致各役導之呼以博笑或牽帷曰是誰家姬
子陳少宰名夏詔尚書嘗令滿漢人值朝臣皆旁行
遠避犯者送部扑責而不能行也給事中林起龍至
爭道受鞭攝政王禁諭令少戢矣

鈇券

成國公朱純臣從于鶴菴 以△朝定功臣封爵
製鉄券遂上先朝賜券而匪獨朱氏也凡舊勲皆繳
進獨忻城伯植之龍以鄉士懸賜券之納

樂章

順治三年禮部尚書李若琳請改定郊廟樂章于是
內院及詞臣改定但屬辭不論律呂也

計典

丙戌部院始大計群吏據撫按所揭以黜陟臺省欲
循故事糾入滿人不欲也陳名夏力主之臺省拾遺
奏上多被反坐

己丑大計鑿前事雖糾檢亦僅二耳

禁萬

京師傭販肩裝者各高呼待售戊子攝政王俄聞外
城黨产而疑之遣騎馳捕絕無有也自是肩傭捕息
第搖鈴為號凡二年復故

輿導

初諸大臣乘輿呵雙藤擁篲丙戌戒輿藤惟擁篲
丁亥禁篲背燭籠題銜己丑滿官呵導伍伯一人有
雙藤也許篲背題銜無滿漢書燭籠亦然壬辰冬
乘輿呵雙藤然市騎不盡下停鑣旁趨以為常

脫籍

隸於旗下名受所轄雖官中外列三九一謝事隸旂
旂役本轄子女不得避也沈文奎近贖出蓋寬例前
此萬不能得

墨封

內院諸公封條俱墨筆以票旨硃筆避尊也按先朝
無此例且外而九列下至斗食之吏皆硃批獨不僭
上半

國俗

滿洲婦所携器物俱首戴如食茶酒玉昂首掉臂略

不傾仄

酥酒炙羊髓所成每三月徧行賜廷臣以雜水而淡
氣麴易醉滿洲家釀人參酒為佳茶有酥素之茶純
用芝蔴

款客徹一席又進一席貴其疊也豚始生即予直泆
月炙食之英王在時嘗宴諸將可二百席豚雞鵝各
一器徹去進犬豕俱盡始行酒

滿人極敬母又善事執友長輩命坐而坐命食而食
然不好居積厚利重祿率隨手盡窮奢極麗垂索而
止喪必大葬生前玩好美珠重錦焚于座右不惜也

順治二年十月朔頒曆式

御覽曆

滿洲氏歷蒙古漢曆月令中曆七政共七函
內用印杏黃綾袂裏之

皇太后曆四函

皇叔父攝政王曆 御覽同

左鑲黃旗白旗鑲白旗藍旗各設亭寘曆以次而下
右黃旗紅旗鑲紅旗藍旗設亭寘曆亦知之

鑲黃旗攝政王寘亭內

黃旗 空

白旗 空

紅旗

多隆親王歷七本全黃綾袂裏之浴得月勒歷
滿打海貝子歷胡子公歷各七本紅紙錦封

鑲白旂

額兒克親王
勒合公
同前
北都郡王
合北貝子
恩福

鑲紅旂

克聖格郡王
恩得嫩公
恩熙必公
恩爾出
哄公
恩

藍旂

發奮親王
恩伯
陽郡王
恩蔭
貝勒
恩合
北貝

各旂固山額真

左二十一
右十二
每三
几相連

鑲黃對正

黃白對紅
鑲白對鑲紅
藍對鑲藍
第一几

真滿洲中

恩氏
七政
蒙古四本
漢中恩氏
七政

四本黃紙束之

又滿洲
歷百本
次几
真滿洲百本
又

次几真漢氏

歷三百本
蒙古
歷五十本
几
各官一人

天文生一人

昇役三人

左諸侯

智明王
恩固親王
番王
止給蒙古
歷百本

續順公
恩共一几

王番王止給蒙古歷百本

朝前左右各五几各真綿紙民歷三千本

給各衙門民曆并七政歷內三院共五千本七政二十本六部各千本七政十七本六科共千二百本七政十八本都察及各道共千六百本七政二十五本通政司大理常太僕光祿鴻臚等寺尚寶司國子監共民歷二百本七政多寡不一五府卷儀衛各五百本順天府欽天監各千本太醫院上林苑監四夷館大興宛平兩縣各百本內院中書科三百本河間保定真定大名順德廣平永平府各千本七政二本

王歷注三十事東宮親王同民曆注三十二事主道

歷注六十七事係先朝式

回：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利必異人馬哈麻之所

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唐志九執志

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斷自

開元二年十一月朔為歷首謂周天望前曰白博望

後曰黑博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

而中不可以為法明洪武壬戌十二月授翰林編修

馬沙黑馬哈麻勅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

百本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尔道

學本宗源通其理命譯之意即今西洋曆也

僧轉世

烏金王常慧人曰 今上蓋僧轉世也往時廣寧有
僧苦行眩暈坐忽閉目泪下云又累我一走遂寂
是日 今上生

詩刺

御史 李成紀巡按江南湖善湖款蕪人改唐詩刺之
去年今日此門中 跌面醜醜相映紅 跌面不知何處
去 醜醜終日醉春風

敬謹王

癸巳十一月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喪自楚至京郊
日絲珠帶珍玩亡身古者喪畢不入國邑卒有進品
無退推唐建寧王俊被誣賜死彭原代宗大歷三年
遣使迎喪彭原既至都門喪輜不動帝謂李泌曰豈
有恨耶鄉社祭之輜乃行

婚禮

甲午六月甲戌再立中宮廓兒沁國鎮國公綽爾吉
之女先一日遣告部庙是早中宮儀仗設于鎮國公
第列黃案二于廳事之中左太和殿設黃案一太和
門外立教亭二內院官礼部官捧冊甯中道上太和
殿置黃案經監視畢遣官中出門置之儀亭校尉昇

自太和門出至第前內院官禮部官捧冊寶中宮禮
服迎于堂下立各官置冊寶于左案宣訖授女官二
人中宮跪授于侍女置中案拜訖登輿入宮前引冊
寶鼓吹至協和門儀仗貯俟輿過中道及太和殿之
陛下輿入宮和碩親王以下文武有頂帶官以上固
龍公主和碩福晉以下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格七輔國
公妻以上公侯伯妻以下固山額真尚書精奇尼哈
番妻以上俱集詣 上率多爾机昂邦蝦詣 昭聖
慈壽恭簡皇太后禮畢還宮少頃出御太和殿樂作
諸王入坐左右前設函簿大駕文武有頂帶以上官

亦分坐左右涼殿下宴其龍公主福金公侯伯精奇
尼哈番固山額真尚書等官宴于 皇太后前又
明日諸王文武百官表賀稱詔天下是日 皇太后
儀仗設如前中宮儀仗列右翼門外入謁禮畢還宮

優賜

辛卯正月 上親政賜和碩親王銀萬兩段百匹多
羅郡王五千金段五十多羅貝勒三千金段三十固
山貝子二千金段二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及固倫得
愛惜喇：公等各千金段十固倫公主段四十和碩
格：段三十多羅格：段二十多羅貝勒女多羅格

格段十五三等公各百七十兩三等伯各百四十金
三等京奇尼哈方各百二十兩四等阿思哈尼哈方
各百金四等阿達哈方各八十金二等拜他喇布
勒哈方并空管梅勒章京等各五十兩_金拖沙喇哈方
空管甲喇章京及理事官頭各四十金空管牛鹿章
京并二等蝦副理官三等蝦拖沙拉哈方等官各三
十金專達封固撥什庫他哈赤哈方步兵甲哈達專
達等官各二十金兩京城內一品官各八十金二品
官各六十金三品各五十金四品各四十金五品各
三十金六品各二十金口外親王各段二百匹郡王

各百匹多羅貝勒段五十匹貝子及嬭各二十五匹
公十三二月加尊昭聖慈壽皇太后徽號和碩親王
滿達表萬金段二百多羅郡王五十金段百匹多羅
貝勒三十金段六十固山貝子二十金段四十固倫
伯達力勒公各千金段二十固倫得愛惜喇二公各
七百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格段二十一公各三百四
十金二品公各三百三十金三品公各三百二十金
一品候各三百十金二品候各三百金三品候各二
百五十金一品伯二百八十金二品伯二百七十金
三品伯二百六十金一品京奇尼哈方二百五十金

二品京奇尼哈方二百四十金三品京奇尼哈方二
百三十金一品阿思哈方另拖沙喇哈方二百二
十金二品阿思哈方二百金三品阿思哈方百九十
金品阿達哈方另拖沙喇哈方百八十金一品
阿達哈方百七十金二品阿達哈方百六十金
三品阿達哈方百五十金拜他喇布勒哈方另
拖沙哈方百四十金拜他喇布勒哈方百三十金拖
沙喇哈方頭等蝦空管甲喇章京等官百二十金空
等牛鹿章京二等蝦空拜他喇布勒哈方等官百金
三等蝦拖沙喇哈方等八十金專達封同撥什庫他

哈：方等官六十金羊帖式及等帖同品法儀單哈
方物林文金四十八品官金二十兩京城內一品官
百金二品八十金三品六十金四品四十金五品三
十五金六品三十金七品金二十八品金十五九品
十金外省督撫總兵官百金口外親王段二百二十
匹蒙古郡王定南王平南王段百匹有十貝勒段六
十貝子段三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固倫得麥措喇哈
公與固倫得麥措喇哈公同品等人段二十八固山
下在京撥什庫拜牙喇各六金騎兵四金步兵二金
外兵各一金

八月加尊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徵祥賜和碩親王
金七十段百匹多羅郡王金三千五百段五十多羅
貝勒金千七百段二十固山貝子金八百段三十固
倫伯達力勒公金四百段七固倫伯麥措喇、公金
三百段七內外固倫公主段四十和碩格、段三十
多羅格、段二十多羅貝勒女多羅格、段十五固
山格、段十固倫伯達力勒公女格、段七固倫得
慶措喇、公女段七三等京奇尼哈方金百二十三
等哈方金八十二等拜他喇布勒哈方金五十拖沙
喇哈方空管甲喇章京頭等蝦金四十空牛鹿章京

等三等蝦金三十等達封得播什等他赤哈、方等
達等官金二十京官一品金八十二品金六十三等
金五十四品金四十五品金三十六品金二十口外
蒙古親王段二百郡王段一百

甲午八月例賜約黃段六千四百匹金三十五萬五
千有奇時戶部告訕賞未行

張璠

介休張璠崇禎戊辰進士入清官河南道御史館印
內院洪承疇陳名夏並優遇之洪陳有密議必出集
省決於他所身印以甄別臺員故往大神廟璠亦預

馬憲定瑄俄外補以泄懷意瑄銜甚遂指其不執通
上出獵烏金王即下承疇等于臺基殿五日而吏
部尚書固山額真譚拜陰為名臭地另達行在及還
訊置瑄死疇承疇等明年復瑄原官進贈太常寺少卿
予其官如之

任珎

漢中平將任珎隸平西王吳三桂以逆敗先是通饒
中朝或得其籍大司馬昌平劉餘祐左司馬吉水李
元鼎輩並預焉命下法司尚餘祐騎狀不知所對及
云有儀二百金承服胷也非騎也詰李氏班後云儀

狀雖具受否則未知也因榜掠及其家僅凡逮者鉄
索三纏或五纏重可二百斤杙步強任元晁喻四旬
骨立垂斃法司請宥得釋餘祐六旬餘厄解

左右榜

元史皇慶二年始制進士科其制分左右榜兩場第
蒙古色目人左榜三場第漢人南人三年一舉不及
百人鄉試屬行省如江浙行省解額蒙古五人色目
十人南人二十人其匯如此

清朝功臣子弟呈內院試策二道除官乙酉始鄉試
丙戌始會試廷試一如先朝而未及國依也辛卯

徵元制定鄉試滿洲四十人蒙古四十人合榜烏金
超哈四十人烏金超哈即遼人也同漢人合榜初場
經義三篇各送本國書主及滿洲蒙古始進士各五
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今改名氏曰馬駝中

攝政王

庚寅冬攝政王殂于初攝政王膝創塗以涼膏太
醫傅胤祖謂其非宜是日圍獵值一虎須尊者射而
衆從之時王創甚勉從三天度不自支退召英王語
後事外莫得聞也英王即遣三百騎馳入京大學士
剛令知其意立策馬再日夜馳入百里先入京閉九

內編告宗王固山等為備俄三百騎至皆哀甲盡收
誅之英王未知也尋至被出辛卯十月四日死八月
十七日吏部尚書談太死

辛卯十月傳諭內院曰據諸王大臣奏稱把禿魯王
即英王向來藐視 皇上擾害天下官民素行之事
官民悉知及後墨勒根王即攝政王身亡之時欲奪
大位糾合兩白旗大臣不逞遂密差人約伊子羅勒
調兵迎往羅勒即領兵赴約諸王與大臣知覺舉首
及密問奪位之謀皆真因以請王與大臣擬把禿魯
王死罪奏奪奉旨云所犯之罪定重死上理當但念

係太祖所生朕心不忍止禁住宅中任其自盡而
已不意多心不改又匿大刀四把諸王與大臣議奏
把禿魯王前罪甚大原應不赦已蒙恩宥養今又向
看守四章京云聞我的一子與吳親王為奴一子與
承澤親王為奴我之孩兒罷了原親另與別人侍婢
盡配了等語監中一間房并監門用大熱燒此事乃
刑部順承王奏請議罪奉旨令諸王與大臣公議衆
議為前此幾番死罪俱蒙寬宥今復如此寔難存留
合詞具奏奉旨前此番死罪朕不忍加害今常如此
宥養之計亦窮緣此依從衆議欽此

壬辰三月二十三日諭朕初即位墨勒根王攝政之

音鬼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冷生機五人背朕
迎合墨勒根王以亂國政其所行事蹟朕雖明知猶
望此輩改過是以不發前罪豈意輕藐朕躬仍亂國
政朕不能隱忍目將若輩舊罪并發令諸王各大臣
審究。一令兩黃旗衆臣議奏顯親王時公阿代嘗
云這種苗裔不全除滅養之何用這種苗裔是誰八
哈、什存二人云除滅之言誰出我等口作何養活
出自于公阿代云見有藍旗例在一初時保護皇
王六大臣一心盡忠公阿代石汗心昧墨勒根王向

整拜索尼云我們一心為主生死與共之誓俱不耳
了逼迫悔誓尔等俱封貝勒貝子得享富貴整拜索
尼俱向罪降革又充整索尼于盛京折毀土殉享堂
一石汗冷生撒什內布布不散 皇上侍衛大臣衆
蝦等往將聖躬送與墨勒根王處又不知何故向整
拜大罪什內布庫首倡上往反受蟒段二匹亦不知
何故一拜音兔公阿代石汗等將久病女於蕪拜出
征後再三懇求嫁與蕪拜墨勒根王云你們女配與
蘇拜于理不合拜音兔等云我們與此女併我們心
全與了終將病女強送竟送于蕪拜家一皇上即位

時把國魯王厄兒刻王聽勸墨勒根王嘗即大位汝
不即位莫非畏西黃旗大臣我們將不太納汗阿沙
固山額真曾有言西黃旗大人皇子即位者有執人
不過數人而已我們親戚們都稱王即大位此言墨
勒根王曾向我們說過西黃旗與阿不太阿沙有親
者不過談及爾等更有何人一向時叔鄭親王曾
對公阿代云皇子即皇位更復何言惟以他人奪去
為憂公阿代以此言告墨勒根王故嘗問罪以非爾
等陰謀勸進之故典一墨勒根王云把土把哈納奇
養伯陽家今已長成爾等嘗領回拜音兔公阿代石

汗等云莫說見在這邊的孩子們即在那邊孩子們
還要添送過來連我們身子情願一同報効我們以
卑賤之身家蒙陛下勅員于算入一家內沒世不敢
忘願終身報効未領回至雅什鉢兒會正法後始
駕懼領回又將上庫中金茶桶銀二千兩贖取二
匹貂袍貂褂馬二匹玲瓏鞍轡俱全其他以備養育
你們謝人養育兒子官以已時備之緣何勅庫中之
物一送文皇后梓宮隸昭陵時拜音兔公阿代石汗
什內布庫爾等為何不親送豈非忘主恩乎一上
避痘塞外時司膳官厄參領衆廚役釣魚止留二人

在膳所 上喚進膳所留二人以膳進厄參至 上

責數之厄參訴于公阿代石汗公阿代石汗不快

上責庇護厄參遂喚進膳二人責云尔等因何不候
厄參報進 上膳若後再如此決不輕恕曾以此言

恐一 上圍獵時公阿代石汗什內布率不指引

上由坦跋坦跋伊三人任意行之上行一跋險峻崎
嶇駕前八亥騎馬失足 上步行而下公阿代等三

人從坦跋轉至向上云這樣少年不學騎射如此跋
徑便下馬步行是辱 上也一又一日圍獵上行一
跋至硝沙懸崖之處騎不能下 上遂步公阿代等

等三人不引行坦路反招呼平路獵兵云 皇上下
馬步行尔等俱宜下馬來遂下馬步行是恥辱上也
一又在圍獵中上方逐射一鹿什內布庫迎上爭射
一枝大鈿哨箭落近 皇上馬前 上遂兜馬而立
鶴莫免欲取其箭 上云取此前向誰講說誰與剖
斷止令勿取一墨勒根王曾云如以我為朝廷以今
上為太子我何以有此病症索尼整拜革意向參差
難以存留遂將索尼投遣整拜向罪冷生撒阿代石
汗議云整拜八哈不宜留 上左右皆與奔波郭兒
阿哥不許在上前行走會墨勒根王欲取回索尼云
雖然如此商議大事還讓索尼豈有至今尚不警醒

於生机云能取回亦不寔心効力取回亦不中用又
公阿代石汗冷生机等議為免兒革公先皇無故強
收入黃旗仍命疎把都魯王又公阿代石汗冷生机
向墨勒根云太宗宥天時我等凡事皆隨土翰索尼
而打我等庸懦無為王所素知一墨勒根王既沒之
後拜音兔公阿代石汗冷生机等奏云墨勒根
王下大臣十四員披瀝肝胆表托 皇上之足當破
格優養不知他們有何披肝瀝胆之處不抱 皇上
足將何往乎尔等既以他們為大功臣又因何不取

他家私一夏獵時公阿代石汗二人跟滋墩等身
穿金黃號衣馳射于 皇上之前一什內布庫不奏

皇上以石汗為主向他說知竟自回家石汗又不
轉奏自以為主竟准回家一石汗當直宿之日私自
回家一太宗皇帝時什內布庫即入固山牛鹿中忽
引蒙古王貝勒等例欲永駐塞外曾將此情奏聞一
內侍大臣妻及媼妻應侍皇太后皇后皇太后親定
什內布庫妻侍 皇后什內布庫不願適 皇太后
遣蘇墨兒名女人赴公主府什內布庫路過云我妻
因何侍 皇后這全是尔唆撥的遂將蘇墨兒捶楚

我死 皇太后寬諱以為墜馬令醫調治三日始愈
一石汗竹內布率因八治不分該直不該直常川侍
上石汗二人欲議八治之罪私將大臣併名擬聚集
索尼門曰今日所議何事是有旨傳集無旨傳集石
汗二人答云無旨是我們傳索尼云往日聖勒根王
在時或何任意私為令無旨豈宜私自聚眾議罪乎
言不可眾隨散去 上問冷生机曰頃者諸臣為何
事聚集冷生机詳奏其故 上曰不離朕左右懇勤
竭力之人反欲議罪若曠直縣懶任意私行者將如
之何冷生机密泄 上言于石汗二人遂寢其事百

不復言 以上罪款諸王大臣俱已審定一半議云

伊等罪犯重大合該族誅一半議云各修其身家私
籍沒兄弟子姪為民伯陽爾寄養石汗子八土把哈
納墨勒根王在日不送賅 皇上墨勒根王既沒連
你身上賅 皇上緣何又作送賅皇上之事既送賅
石汗即肯受石汗已賅緣何領內庫財物為此將伯
陽革去職官併牛鹿為間人伯陽母革去和碩革去
原領內庫財物追還審擬具奏奉聖旨朕思拜音免
原係庸懦無為之人其罪多被諸弟牽連年已衰邁
姑免死禁錮獄中公阿代石汗什內布庫冷生杭等

俱正典刑家私籍沒拜音兔弟男子姪皆免死革去
宗室為氏什內布澤子姪亦革燬為氏伯陽革去
官併牛录為閑人伯陽母革去和碩羊、原領四庫
財物退還着刑部刊刻告示布之天下

剛令修史

昭陵之殂故事殉葬攝政王母官溢而不歆也宗室
大臣勅令自盡後修定錄剛令書云自願溢死又剛
令隸黃旗攝政王隸本旂擇某、代之因獲罪剛令
不受賂弟長奈吏部啟心郎受遺數十萬又弟察不
言善滿書令存

豫王子

攝政王無子以豫王子

為子令亡

宿王子

癸巳宿王子

從萬歲山射兔連中雙兔上大

悅曰我安得生子如尔乎諸臣曰此即陛下子也

因子之

國議

清朝大事諸王大臣僉事議既定雖至尊無知之何
上嘗諭內院曰御筆善為之生非易明若真有失朕
雖曲宥不能也

筆帖式

筆帖式專習圖書咸京外衛門外而督撫並有之京
官滿漢各注本書然滿官先得旨施行迨漢官奉旨
則事且早定矣漢疏呈至內院仍譯滿書以進下內
院漢人者棠檄滿疏呈御即得旨以內院滿人者任
之其大事經諸王大臣處分既定下內院或更譯漢
書以示諸臣

李燮

華亭李燮舒章甲申寓燕仕清為中書舍人凡大制
作多出其手少宰陳名夏欲推陞內翰林學士胡統

虞御史張端不欲也喉給事中陰潤劾少宰樹私奪
祿三月實內艱不允奔表後告歸一載即入朝中噶
道卒

招撫

乙酉中府都督金事謝弘儀招撫廣西加左都督兼
右副都御史翰林侍講孫之解招撫江西加兵部尚
書兼右副都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恭順侯吳維華
招撫廣東俱自請往以不任免

滿書

癸巳二月十九日 上面試內翰林官通滿洲文義

三人侍講胡龍晉侍講學士編修李蔚晉中允兼
院編修檢討莊回生晉贊善次通可進者十二人
沙澄王紫綬張士甄熙艾元徵夏敷九何永章雲璽
韋成賢高光夔李廷樞張弘俊仍故秩餘五人未通
晚范正脉張文明朱廷環成亮劉洋芳調部曹

朝鮮印篆

三月二十五日改鑄朝鮮國王印兼滿漢篆以前止
清篆也

甲午二月朝鮮國王李暎上言順治十年十一月臣
欽奉勅諭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省內助然皆慎

重選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墨勒根王于朕幼冲
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用立之始即與朕志意不
協宮壺奉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
承宗廟之重謹于八月二十五日奏聞昭聖慈壽恭
簡皇太后命議事諸王貝勒及大臣內三院九卿詹
事科道等官會議皆以為是回衆心一同已降為請
妃政居側宮諭王知之臣欽此欽遵外與一國臣民
承膝感激謹奉表稱謝者臣誤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伏以恩均內服恆切仰戴之忱事關中闈濫承頒告

之命曷勝驚感徒積兢惶伏念臣屢保道基恪遵舊
度誠北拱偏荷字育之仁澤洽東漸久沐刑于之化
頃緣坤儀之有闕以致乾討之克行何意眷待之隆
有此勅諭之典星軹遠降榮固出于尋常靈漢昭回
顏不遠于咫尺自 驚俯荐被寵光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日升月恆春煦杖肅蘭至德于建極普及迹
遐遵聖訓于造端察乎天地茲申誕告亦及微藩臣
敢不稽首拜嘉銘骨罔報隔三十餘里幸際正始之
時頌德萬斯年俾輝個陽之摠臣無任望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延生保命丹

通玄教師太常寺卿掌欽天監印務滿若望定延生
保命丹合葯二百六十種之各三斤為丸

試定詞臣

癸巳四月二日上面試諸翰林官君子懷德文一首
回第甲乙亟錫都忠倚 壬辰狀元 桐城何采靈壽傳
維麟錢塘黃執進武呂解州喬廷桂灤州石申桐城
方玄城傅以漸秀水張天植益州衛夏敷九黃前章
咸賢董同曹本榮宗膠州法若真沁水張道濕大興
李爽棠桐城程方朝宜興周啟雋真定梁清寬掖縣
張瑞臨胸馮溥孟津陳煥山陰胡必龍真定梁清標

大興張永祺仁和卓彝日照安煥高密單若魯通州

張士甄家陰高珩仁和胡憲祥符王紫綬武進張宏

俊進武莊四生景陵宋杞蓬萊王一曠鉅鹿楊思聖安

邱劉正宗孟縣薛所蘊宛平王熙河間左敬祖大名

程克鞏即墨藍潤高陽李蔚安邑呂崇烈晉江黃志

遠萊陽沙澄陽城張尔素濟陽父元徵桐城王大初

掖縣王炳昆滄州呂備祖宛平章雲鷲鄆縣范廷元

夏邑李培真江寧李廷樞遂平魏天肯登封傅所霖

宛平王崇簡商邱李目文安高光燮陽城喬映伍其

四十二人內院陳名夏倡之以定去留也鄒忠倚原

首脛故不易未幾列于前者或外補又不知所由矣
上嘗至內院問李目若試目何卑也對曰滿洲文從
滋闕起且寔居第三何卑之有 上為笑得留

學士內直

癸巳冬命國史弘文秘書三院學士各一人內直先
是大學士分入大內票擬賜內膳滿人疑權重故分
之學士掇閱章奏呈旨仍下內院書紅學士代

馳綸

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封贈制誥滿洲勳衛殆萬
餘人俱不重絲綸第得封贈一官足矣漢官力持之

謂必藉如椽于是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樞自
一二品始徵冢狀于滿人滿人云若以禮來吾當相
付蓋亡論先靖無徵即祖父名多闕其遼人尚通一
刺必所潤也制誥兼滿漢書翻譯為難如文制曰仁
曰懿曰膺等字俱譯作好武制曰元老曰長子曰文
人曰懿帥俱譯作總兵以滿字少故不顧文義強相
湊泊文或用古人事譯者曰我現在我之祿而徇古
人乎頗不色喜

散館

甲午七月望壬辰庶吉士散館烏金超哈三人鑲黃

旂陽范承謨正白旂廣寧遼煌錄黃旂廣寧丁思
孔俱上卷習滿書漢書三十二人仁和額爾宗侯官
薛澄清苑郭榮順德陳彩山陰金鑑吳江王懿萊陽
張珣徽咸寧崔之瑛長泰葉先登漢陽李昌祚嘉善
曹尔堪黃岡汪煥南閩嘉楊允寧登封耿介安陸楊
詒先遼安方猶鎮江張應龍游余均睢州湯斌閩
縣陳子達清潤白乃身興國盧高俱上卷南昌饒宇
斌青城韓庭芝鄱陽史彪古潯州李文煌沁水王紀
通州楊士斌滄州呂祖望豐城熊儕鶴泰州俞鐸新
建趙曰冕俱中卷時內院擬定久之始得除授

詞林外銓

詞林除授並由內院甲午春宗王以內院之事議昧
吏部院互讓久之竟注始議內院循舊移部之具奏

公座

六部各公署不設高座並低几紅毯席地橫長枕滿
官至常伏枕處分口授侍郎判事啟心即位侍郎下
能攬一却之權

止驂

止之東巡滿洲也稍念久矣累為字勳所留去歲蘇
切甲午春饒意欲四月往通玄教師湯若望以象驂

止之而終未獲也至六月戒期宗勳請文武各不能
止內自市驛六十頭與三十乘中外嚴裝以俟轎車
日運不休也致天監消七月十九日可出遼須八月
上急篤定七月十九日亡何令改擇若望處八月四
日而七月二十五日內院大學士王永吉全之後党
從雅於朝中極言利害欲密奏滿人曰待吾輩入告
渠總之可也滿人時奏他事既出永吉等入曰 陛
下謂陵孝思愷切第事有緩急如東而西南告兵民
間飢寒一切兵食若駕出待明年便難收拾故謂陵
事雖明春未晚也即 陛下急行宜二事酌定若何

弭寇若何救荒豈可置而不問乎 上遊入有頃侍
諭曰卿等所言良是第朕心切坐一日不安席如不
謁陵我心不死凡諸事余朕即卿等大臣任之俟朕
昧來以後所言無有不聽時烏金王亦言之 上曰
朕去後尔即有天下可也王曰昔 先皇殞命以聖
躬相託非以天下且今所言專欲保復聖躬耳萬一
不測奈何 上曰如欲大位者聽為之耳若再言即
革汝儀衛是月晦罷行中外稱慶先是鄧縣治馳道
會間日雨亟治亟清從者苦之通州材官某至自經
朝議儲費百五十萬遂停京官俸三月時都人吳

善天文或叩其占曰帝星不動必不成行果驗時
擇大學士馮銓王永吉憲行銓備儀從二十人馬四
十匹橐駝八頭永吉方病瘧上自擇藥付使者以
方賜飲明日又賜藥不知何方也永吉勉飲使者還
報上曰王某喜否曰喜甚曰內有媼人乎曰與之
上曰廬間有媼人曰頗有上笑曰尔回彼媼且
內矣

部院議政

內院中有議政大臣如范文程甯完我不預票擬次
輔俱就正六部事俱議政王曰定清初吏部疏上即

自擬旨見允不由內院

內翰林院印

內翰林院印蒙士胡統虞曾乾用之時相不擇收其
印改鑄內翰林國史弘文祕書三院印俱屬各相

簡揭

史官朔望例候政府剛令厭其煩自一二通謁外俾
進或名已併罷之

李應試

李應試住外城馬市為大駟事諸王貝勒等得其權
時漢官疎陽莫通肺腑並藉徑應試交關請托勢傾

一時壬辰李敏伏誅籍其家得縉紳名札甚多幸
上不問其党潘文舉高思敬高三王國相顧麟李之
棟李東明劉文登等俱棄市兵科都给事中李運長
叔事應試其姓天鳳稱為弟以天鳳子篡冒己子充
官監遂誅運長篡釋運長家屬

歲試

一

明天興試與外省不同考試官四如甲午試錄內翰
林弘文院學士白色地禮部右侍郎烏黑內國史院
編修范周吳正治前二官以滿洲蒙古人入試也外
箴有龍門官二人散題官二人餘如舊

押字

甲午二月六日 上召陳名夏作一押字便于制書

滿洲翰林

滿洲編修檢討視漢官俱晉一品而于滿人為卑以
滿官止七品也

俸薪

滿官支俸米不支薪蓋其内外大小家口並登籍另
給米故本官所任見職止支俸漢官薪俸兼支今甲
午停秋冬二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以薪
侈于俸也如四品官季給三十金俸纔十金耳內院

不許謂滿官在正以論新何得濫也明年給俸不給
薪矣

籤例

吏部注選掌籤僅有司雜職如朝士外轉例惟有正
有稽今亦掌籤矣

新人

清朝疎附者以遼東為舊人餘為新人新人在京牛鹿
再閱牛鹿秩如千戶身戶籍雖卑秩而聽其派撥凡
位居公侯並倪就之猶縣令之轄鄉紳也

始朝

甲申十月朔 上七歲甫入京述日御殿親王先拜
謁餘以次進侍衛雜沓雖鳴鞭鴻臚寺未筭謁也元
旦壽節並免賀庚寅正月朔已得免次但忽侍明日
受朝

屢諭

辛卯正月十日諭江寧蘇杭三處織造已有專官遂
停滿洲差官并物林人役催督又免陝西織造裁褐
省此項錢糧完餉

十一日停臨清燒造城碑永為停止

二十八日皇考麟趾宮大貴妃加號懿靜大貴妃衍

慶宮淑妃加號康惠淑妃

閏二月八日以閩稅選差忽三員忽二員今照舊設

二員

九月諭吏部不肖州府縣事文移招詳全馮衛內人
代筆轉換上下典術役作弊着督撫官嚴行分別有
德有才又通文義為一等不識文字聽信術役為一
等立刻奏處不得姑留

三十日命故明親王郡王流落者該督撫察其投誠
將伊家口起送京外養其領國將軍以下不必起送
報司府中禮部給牒

六月十七日免太和山春秋二季有符篆黃精等物
二十五日諭禮部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并祭典
惟裁神宗陵今照十一陵例致祭仍設太監陵戶守
八月二十四日免四川貢扇湖廣魚鮓

兵制

滿洲騎兵月餉七兩五錢步兵三兩四錢外騎兵月
二兩五錢步兵一兩五錢騎兵止給官馬鞍轡械器
自備

藉田

甲午二月望 上始藉田 初禮部擬在十日以 皇

太后誕期值八日不使齋戒也

天子三推外以親王五推九卿七推內院不預焉按
先朝親王未之國亦不陪祀以親王非可以三公也

范達禮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瀋陽范達禮相國范文程長
子也甲午夏命專事楚粵道出臨清適大水妨檝沿途
索挽至執達之人助之凡千餘人徒步挽絙群力交
奮俄絆斷隨波漂沒者亡算哭聲道震

孔有德

甲午六月三日定南王孔有德表歸京師命三品以上大臣郊迎四五品京官表次一晝袒露武壯女四貞令十三歲

表襜如

祥符表襜如明治丙戌進士選庶吉士丁亥分校禮闈時總裁大學士瀋陽范文程滿洲剛林祁充格涿州馮銓東寧寧完我商邱宋儀襜如嘗呈卷宋抹二字襜如退以疎改二字仍請錄宋怒其忤己且考官止用藍筆安得疎也搜得疎一挺即獻出下刑部杖六十除名雖襜如不自慎而宋亦傷于刻急焉

宋極大故

進士

李人龍

滄州李人龍丁亥南宮第一知定遠縣免官當事以
文冠稍收之薦補中書舍人乙未三月奏求再廷試
如宋梁灝故事按灝登第本少年非耄齡也俗傳縉
悠人龍悞矣唐宋應他科仍許進士可援其例

趙維祺

萊陽趙維祺丙戌進士御史巡鹽浙江笑已還朝十
一月八日留客宿趙不携家止二僮獨寢忽呼仇人
刺我竟斷喉死明日事聞終不得其由合家傳誣罪

人祭

滿洲始事行殺俘多神輒殺遠人代牲或至數百令
習逆革

興學

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始試百四十人入庠歲考有
三等上者春絹二匹次 又次扑 浙江巡撫翁
起元嘗毀焉
科舉初場止二義尚書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並
解元

遠畿

辛卯十一月 上次水平之三屯營先期郡縣儲具

永平爲一束直錢八文遠輸骨五十文遠安令張自
函飼鷄鵝若干而虐送苛索至動鞭箠自誣焚投環
也駕至圍獵登景忠山險道折旋二十里凡七十二
祠：各供烟 上及西宮御輦與於山虎賜山僧五
百金

高尔儼

大學士高尔儼有病疾甲午正月俄差于御前掖出
仍不引疾二十九日命回籍調理

漢相內宅

甲午二月二十七日命內院大學士金之後呂宮等
移家皇城東華門內各賜宅一區凡內宅減復俱籍
兵部給符曰當予以驗出入各監以大恣報籍者無

金之後

癸巳冬十一月金家宰推齊人房之騏忤旨滿洲尚
書朱阿馬文選郎中宋 俱削籍金調用甲午二月
六日忽命金入內院時罷高爾儼吏部各推辭所德
胡世安等二人非上所急 上出不意用金或曰陳
名夏薦故

園田

初徙遼人園明天永平保定河間之田凡賦畝華宅

俱占去而其人情田不甚墾多蕪廢已水災賑六十萬金遂欲轉圜真定明德廣平大名戶部持之不行

薊撫

薊撫先朝駐遵化今駐河間

大清律

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雖剛令奏定寔出胥吏手如內云依大誥減等蓋明初頒大誥各布政司刊行犯者呈大誥一本服罪故減一等其後不復納但引大誥滿其旨矣今清朝未嘗作大誥輒引之何也

河決

庚寅九月二十八日河決儀封縣荆隆口衝濟寧壽
張等陸郡縣大被其害

甲午塞決口五月四日沒溺若干丈七月朔消盡

德宗

恭順侯吳維華德潛淮陽所善揚州福菴僧德宗捐
萬婚造浮屠嘗問德宗曰素業答曰吾在前宋本侍
兒常切罰吏至則蜀亂逃山中錢欲死化為狐遂竊
異術至萬曆中有狐戀某媼若干年媼羸疾符藥不
能療其家以訴余適有曰諒余諭狐以佛法妖悅然
受教收為弟子祕室中寢榻側出暗而腥輒語人休

咎皆狐導之也。辛卯狐辭去語多無驗。癸巳德宗被
掉死。此德宗私告維華者。未嘗洩也。

孔興變

甲午正月晦 上生日 衍聖公孔興變。未朝年十九
善酒有 先朝賜第在 門內迄今丹墀不改

蚌像

戶部主事大興李

侍郎 奕堂弟

權游野閣當出蚌殼

大五六寸內一真武像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扶龜
蛇承其足黃靈官荷戟瞑目而侍雲氣上繞現四神
將各眉目如畫殼背鑿高麗國王進填以金本大內

物落民間以十緡得之視陶文帝始蚘佛宋范元啓
猪煮田佛尤奇物化之巧如此吳琰公先生說

郝忠倚

無錫郝忠倚崇禎壬午舉人清朝己丑南省素壬辰
進士第一授秘書院修撰嘗游錢塘禱于太傅祠夢
太傅授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未解其故俄家居
外入其嬭以瓜子列狀元二字忠倚值之有醒數之
則五十四果驗癸巳四月上躬定詞臣四才二人
仍第一時呼兩狀元甲午疾甚上問及者五俄卒
年三十二清朝壬辰滿洲始開科是年術家云文星

無光

巢震林

常州巢震林士辰舉南宮一百六十二人尋論文体
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數按先朝自舉鄉榜
有之自舉會榜則未有也

孫中麟

桐城孫中麟嘗夢神曰若當狀元以世德淺限登第
後五日死乙未三月登第果五日死父德瑄侍郎晉

金漢慈

義烏金漢慈己丑進士任本守廣西右江道右叅議
駐柳州壬辰七月四日城陷被執八月至桂林九月
二十日隨兵東下十月十六日入衡州十一月二十
四日出城三十里被殺事聞贈光祿寺卿蔭子入監

御坐

上嘗幸內院所坐椅他日過之見已封矣欲坐炕上
不果恐又封炕也間在南海子幸輔臣 帳房亦封
帳太和班張淨嘗御前舞鐘馗四十則每則 上立
圍于几或至複出及上自舞過之矣

游膏

癸巳冬 上幸南海踰月膏四萬倍歲菊嬰果膏萬

餘金 上服御頗約第用度不貲耳
滿人多麗相尚始青金珠錦繡今見以為常矣番舶
難得之貨魚鬚為鞭火浣為布炫異爭奇後不知何
極也

中翰

中書舍人專直內院舊遼轉不離本署清朝得轉臺
省次之選部曹遂為右秩科貢交驚先禮部選上內
院閱其人置書低几上十步外各誦數行驗其聲容
目力也間一日試文江西蔡 本矇目俄日陸注
于書得睽徹預選

馮銓

癸巳涿州次長 內沒銘旌題誥封一品夫人喪終
大內道時元配尚在豈受封先朝竟以次膺新封
甲午冬 上在南海子嘗謂老子問與欲以觀其妙
有欲以觀其竅對曰無欲即中道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也有欲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
乙未正月命畫工至涿州里第圖其母夫人識以酒

題御製

丁耀元

涿城丁耀元野鶴任容城縣學教諭作青氈樂青氈

笑二劇其青氎樂北新水令高名不列為仲編別有

儒林使覽行藏原是隱羈旅說為官滿洒清閑又休

看作風塵下賤而步、嬌空堂四壁紅塵遠鎖日把

重門掩偷然似遠山風雨絲簾靜把圖書展鳴琴仔

細彈歌西猗蘭空谷無人見北折桂令老頭巾不受

人恰說甚塵炎涼冷暖苦辣酸甜到底有酒瓢詩卷

龍泉射電影筆如椽扶世界不用掩登朝上殿挽江

河那用俺進表陳言天賜平安平安一任盤桓受清甫

料沒有羞夜黃金論官箴那裡討犯法青錢而江兒水

把傀儡場戲看長長棋局翻見多少掀天揭地興亡

亂白衣蒼狗浮雲交朝更暮改辰樓幻月落酒闌人
散夢醒邯鄲續不上儂門公業

北雁兒該帶過得勝今

穿一件舊烏青破縮衫吃幾口淡黃薑用茶飲白鬚
鬚於出个四皓賢黑皮鞋活像个鍾馗判熬不出那
沙陽將相權也沒有伍子胥髑髏釵森嚴明倫堂紫
對文宣殿回也磨賢俺是了活壽星長命的老頑洲
兩儀：今青雲時已蒼白日夢嘗聞只當做秦禪持
戒把雄心煉也何須訪名山背徑還北吹江面呀做
張良辟穀去求仙學蘇御噫雪并冷麩到如今間話
三月食無鹽又何用熬煎又他道是不食烟火古瞿

墨 南園林好 對明月星斗爛斑對松影鼠露連翩受

用些燈昏酒淡得意處竟忘言又北沽美酒履平地

靜波濶拋舟揖任長川正好在蘆花岸閑看魚龍罷

釣竿似遼陽鶴返弔城郭闌塵寰又何須雕盤美饌

又何須錦衣綉帽又何須沙車翠轎又何須瓊樓曲

檻俺呵這的是隨緣遇緣知天樂天呼素位中春風

無限引清江高陽知己何時返濁酒自家勸文章鏡裡

花富貴風中線不知的飯牛歌疎去晚右寒梅樂

北新水今 嘆學官不是等閑來想八字有前生寬備

才名成一咲命運自然該酸腐形骸又跳不出黃宮

以外兩步三間官署門窗壞瓦漏將泥蓋裏西而

齋屋塌塌歪有官兒在少夫人無柴好一似孔仲

尼獨自游陳蔡北折柱公明倫堂沒甚安排見个懸

鐘破鼓四聲塵埃并沒有排衙皂扶扶天畫印放告檄

牌有款个冷秀子打躬下拜有款个老門斗少襪無

鞋破面枯槐古碣蒼苔本像个野寺頭陀又多个行

香送考瘦馬空街南江兒水逢節令門生到見青錢

紙裏來料不如揚州十萬腰纏快胃燒刀只辦的黃

蓋菜買豆腐只拌的青鹽塊常惹的師娘見怪他道

夫青吏榮全不見紫袍金帶北雁兒落帶過容城縣

水潦有氣災衆門生逃散他州外只望着春秋大向齊

又誰知鄉飲酒仍停待地俸新銀去間衆工食送何

派說甚麼高才何處把文章膏就甚麼雄懷何時將

笑眼開奇哉老先生錯把有天怪病也該驗遠福望

受飢寒熱出為詔表而像念才名多不遇壯士命常乖

只見鬚髮蒼、朱顏改為甚的走風塵困駕驂又北

兩箕官星八座與三台論文章孝杜和鄭枚舞自風雷

宵劍竟塵埋到如今去開因盛卓不見一人哀而固

陞縣今歲月就推轉國學進部求差妄想中許多境

界酬餞眼鼓空腮又北沽美酒山鳥倦盼蒿萊雲出

過太平令

岫因烟霞現放着青山在茅屋疎籬竹樹栽訪詩朋
酒儕烹茗笋坐松岷命孤舟長江一派駕藍輿青林
一帶任陰晴風濤澎湃任爽涼浮雲竹芥俗也不羨
州才縣才鸞臺柏台呀老學官不消把黃梁夢寄清江
引功名困頓真苦海悞把儒冠戴風波世路難日落
先陰快早學了賺來去彭澤宰右青瑣笑

神祇

上當向天地一也何以天曰神地曰祇俱無對

貂裘

甲午正月晦 上生日先後三日禮部傳貂裘否則

狐裘夫負任薄官免于飢寒幸矣一旦比華津脰不
亦難乎聞 上御玄狐裘直三千金諸臣玄裘最下
者千金

蜀試

四川開科始辛卯解額七十一人主司住保寧寓試
宮舉子二百餘人時有亭溪之警主司急于竣事二
三陽併日

讓行牌

向河舟阻且候啟闈故官舫總河處給讓行牌以先
使容然 先朝初置向放舟論先後不論官民也

褒忠

工科給事中張請卹先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益章明凌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銜時春許直報可歲祭于九月十七日

禁良為侶

壬辰禁賈良為侶以亂後良家子被掠流落樂籍故有是命限僧得贖都不稱快

鄭芝龍

南安伯鄭芝龍在閩跋扈無人臣禮丙戌洪內院遣書諭降七閩風靡大將軍李羅禮接加等將入朝芝

龍曰吾子森走海上將來不靖且累我嘗往諭之而
北宇羅以他慮折刀為誓同入京賜宅一區以鑲黃
旂固山額真劉之源領之封同安侯芝龍款海盜稍
通船資珍玩不肯結納者帳人得其權子森本同安
諸生逃海上先是芝龍元娶 氏走日本納 氏甚
有姿色生森清兵入閩森母避一祠中被污死森恨
甚鐫金為母像如生沉香為牀五色珠寶為簾奇而
為案供以珊瑚樹若干尺碧玉盃盛之壘以金屑森
一名成功往隆武初改名賜國姓居於海城：距同
安縣七十里雄據海上百餘輻輳有夏門島距安海

岍可一程望若咫尺凡渡海者必自安瀨而舟則皆
鄭氏也成功寔于夏門積甯如山在安瀨者為芝龍
後母王氏亦有才略順治辛卯正月成功取米于高
州李巡副使黃澍固利其背矚其往粵說巡撫張學
聖襲夏門同總兵馬得功以兵往問舟于王氏王氏
不知所出亦惟命聽發王氏犒師甚盛抵夏門夏門
之人以我舟也不之備俄登岍殺掠盡備其背舟僅
半月不絕惟窟金不及發學聖澍先還成功聞交亞
反則馬得功大恐適舟未至恭將某求濟于王氏否
則引劍自刎王氏不得已又渡得功脫于禍成功修

怨二月末犯漳州以母像不存謂他物易致耳乞還
其像不像為謝等銘分無以應矣芝龍聞其事作書
致總督御史金礪都督同知馬進寶道人以道成功
成功報書略曰數年以來兒未一省吾父我父不聽
兒言致有今日雖欲一掃祖宗墳墓其可得乎兒本
無他志株守海上賊臣黃澍勾連撫臣張學聖鎮臣
馬得功乘兒遠出陰行劫掠運我黃金八十萬銀百
萬云我甚以有漳州之師有如朝廷欲撫我捐福建
廣東之地俾有司輸版賦列為外藩可也若其不尔有

兵數十萬^之我父已誤兒豈容再誤芝龍得書以聞
于是詔達學聖等三人至下法司已謂成功未擒而
先罪此三人是為成功報怨也因譚三人癸巳許成
功以漳泉潮惠之租俾有司輸之加官寧遠大將軍
封海澄公遣學士張以勅叩徑至縣不迎勉至
安海城宅前列甲交及詔使俯出及下升其堂有頃
成功策馬至剛及開矣見詔于堂一仰手不去牙校
捧詔入延宴詔使如禮甲午詔成功自決去就成功
上書稱男稱國家末云惟英明裁斷施行字大如指
指無人臣禮所寄父書字尤大朝議猶欲縻之再遣
詔使終不拜十月告警乙未二月命出芝龍簿錄其

家弟芝豹適至併下請室前許其少子 往詔成功

至蘇州亦遠入

宋獻策

永城宋獻策胄卜長安市上久矣通李自成拜國師
導入京師自成敗滿洲人重其術隸旗下出入騎從
甚都

造命

旂下人多不記生衣日者屈某值其人來問就十指
推算輒曰尔父披皮襪日所生也或曰尔乞脫皮袂

日所生也。因示月日，隨得其質。

人市

順承門內大街驛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婦女欲售者，散馬牙人，或引至其家，逆問噫天之詞，狗斯人也。

誥勅

乙未十月朔，內院盡派渚翰林拱、滿洲誥勅。凡誥勅撰文俱內院題定，闕則推補。今直自派，不以闕也。先是修兩朝實錄，題定纂修官，後闕即自念某索筆。

誥勅一品官限十二句，二品官十句，三品官八句，各四字，不得用故實。或用麒麟圖、滿洲人，不擇曰翁。

歎比我耶

啟奏

凡部院司事須啟奏者堂官輪對晨候內前駕晚
出得命多未刻早則午刻及還署人吏候久多散往
徃延緩

唐通

明季涇陽唐通封定西侯在昌平降李自成守保德
州谷等九州縣自成敗從清賜誥印勅按陝西事畢
入京戊子五月叙功隸正黃旗正欽居哈書左墨勅
根王下尋辭侯收印勅

郵刊

甲午六月初命刑曹各省卹刑既得遣過辭內院以
其徒謂議不已出放寢其行又聞樞密疏召諭事
決不可成其疏宜密六案該部知道

恩詔

自恩詔下公車封事多云推廣聖恩滿人多不擇謂
恩不自我乃緣上旨耶滿人見臺省建白云彼小吏
所言事便欲我輩奉行乎每事當相左

王一品

王一品巡撫廣西畏警托疾免跡長安久之覲代浙

梅萊起元甲午

更代王嘗陪推不用十月忽得廣西之命大非所望

難於辭謝求史料都給事中 朱徵前嘗劾及眼求

再劾朱拒之自朱外多不應史料給事中 陳嘉猷

由明經王氏家幹 某往許金一鎰銀十兩嘉猷謂隣

痘某封即疏竅十日家幹還報一品家幹須三日內

否者死汝家幹皮事亟許于法司命違一品等嘉猷

之略待疏後寔未納也獄成一品論死嘉猷徙寧宮

塔寧宮塔者滿洲之極界也地荒寒非人居魚以為

糧韋以為衣嘉猷行時同嬪孌女一子三奴一僮車

刑部前父母並七十餘慘惻路人陷涕

重禁

國法禁隱匿東人如犯者家徙滿州籍其產給告訐者隣右十家論如之令甲久下莫敢輕雁而隸在旂下多挫竭不堪逃者歷三萬餘人諸王及大臣患之德州諸生李輝嘗買幼女九歲己其父充旂從以李氏富可脅也屢脅之不為動甲午告訐其事下法司先後契勘甚明為白之獄上宗王議會堅欲坐李輝若弛之是助逃而空我滿人也命再訊酷拷論李輝徙寧宮塔以罪產給告訐者曰嚴其令申飭中外先

是督捕兵部侍郎 魏瑄于正月上章寬恤恩貸議

者建之至生諸王及大臣追理疏謂同鄉款先為輝
地并罪瑄徙滿洲瑄三子以長次析繁僅免以少子
從一時都人憐之五城御史令各坊按閱具牒雖朝
紳不向也中外官能苞奸紀錄弛則論罪雖督撫轄
數千里之人有犯罪加之時山東河南畿輔沿鐵流
入儒業令下之日各守令悲胎累驅還本貫所過村
市巷觀慮株及毋敢留夕啼號露宿踵相接也朝紳
間之控至喋戒乙未正月許中外文武臣條奏求言
雖切無一觸諱兵部左給事中高密李桐極言其事

免官許宗王諸大臣議杖五十終不能釋仍徙滿洲
樓而齊建元元年都下舛雜且多奸盜上欲立符位
家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之四方是湊必也
持符于理既煩事成不曠謝安所謂不尔何以爲京
師乃止按元東征元師府道路險阻崔石錯立感夏
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把行冰上地無禾黍以
魚代食見黃文憲潘集中今寧宮塔即其處也

陳名夏

溧陽陳名夏少時夢有僧引至一處云子爵崇名顯
第四十九年一場春夢可出家母自墮落即寤語同

學某某後為僧寓金壇嘗欲游燕請中峰達觀蓮池

三大師語錄入藏經嘗名其書云尚未向何時云

俟陳名夏作相陳時年二十一也崇禎癸酉名夏舉

而榜癸未禮闈第一廷對第二授翰林編修甲申二

月言事並戶兵科都給事中又被委任國史後而奔

時而朝方治逆党且趾捕七月自負襍被從長興合

溪嶺別項煜走寧國道困憇一涼亭依石柱假寐旁

二人相語夢某日見一大青人令其期也安所得大

青人乎其人一行一止名夏悅聽起告止者曰尔欲

見青人乎曰然曰即我也述姓名將里今求隱此其

人徵人也携于家匿之育僅但鍾菴又走潛之龍湫
匿表雅儒所已霞端剛走處州王山中於太姥山值
桐城方以智得贈金航海入閩而豫章而楚自武昌
出麻城黃州宿三日歷商城固始又折而南潯州上
睢州渡河經大名同年編修成克鞏方被召留其家
剛十一月也寓北山之北克鞏以告保定巡撫王文
奎文奎名語大善之稱盟為于朝明年正月拜修撰
尋超拜吏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賜貂裘鞍馬已晉
尚書入內院攝政王甚任之強力啟任辛卯夏坐累
幸得解復職是冬又坐累壬辰正月隸正黃旗正黃

旂者 天子之親軍也知國族側目故携以行獨

復相北人隱忌而無以發癸巳四月甄別詞林

顯出其意時給千五百緡治宅皇城內時議用師西
南求出鎮不允以洪承疇往甲午正月總督陝西廩
又欲往不果蓋避衆忌而 上待之殊厚雖寧完我
馮銓同位不相能者銓獲罪廷訊折之曰老先生毋
多言其諭旨出名夏前名夏謹諭出完我各隱械以
俟二月寧進議政大臣識者為名夏危之 上嘗出
先朝冠服示內院衆稱善寧嘗之也三月朔甯列名
夏十二罪謂服冠服改詔旨縱子通賄等事明日午

刻 上自訊名夏抗辯不屈遂日徧召諸臣名夏未
知其故忽上臨內院侍臣請昨日素名夏即條對
上弘怒即欲辨何不待宣訖也遂令九卿聽于左商
門請且環坐名夏跽對完我叱之連遠班後二人蒼
頭二人名夏遂宿直舍又明日復訊初王崇簡編修
張天植例外補二月內院題復杖不許天植嘗謁完
我完我謂陳氏外若天植日某貸漂陽百金未備故
銜我今備至五百金見完我素中回質天植不承是
夜西人同候直舍詰朝又訊 上自登午門樓望之
諸臣各詰名夏詞不屈刑科右給事中懷寧劉餘謨

御史陳秉彝為中理上適見召餘謨登樓詰之上
怒其元奪職是日釋天植幽名夏于吏部之藤花廳
至十日諸王及大臣訊于內殿明日復訊又明日申
刻有旨使者挾之馬上何往曰門上名夏謂收繫也
曰以鉄索來使者曰否：名夏知不測馬上顧其容
柳生曰我色竟不動也過天主堂前值湯若望班役
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度此後不復相見
我直含笑任之耳至宣武門內靈官廟弓絃絞死時
禍並無一言隨昇置門外靈官廟三日許其家薄殮
厝城南名夏故善索尼伯時適外出死之久索尼伯

至或曰乘其外也名夏年五十四視四十九年果愛

境矣名夏才氣翫辭好為名高有志任濟性銳慮疎

雖多推荐人不見德在吏部時推踈滿人稍執論亦

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得曰吾

意無少私也其事類如此語人軌露微旨如植花木

曰向南者終佳所推穀而人甚衆取忌於北安邱劉

正宗同在吏部名夏以詞林後進凌其上益冒怨相

同馮銓荐梁清遠范文程荐黃志遴寤完我荐法若

真若真不報餘以次遂為呂宮且廷拜政府矣甲午二月

選中翰十八人內院李閔寤完我取三卷及互閱名

夏俱抹去或婉為寤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豈不識也完我于滿人自文望憾益刺骨不決旬雖作是月名夏乞還家有墓上以機務殷繁不之許命携家入京蓋旂下例不得昧名夏或為人所賣而上亦未知隸旂之累也

王炳哀外轉督糧恭政

別名夏名夏曰寸如君而外之良誣行內召矣毋虞也廷訊時名夏去不見一人不受一錢劉正宗訶曰若不見一人何見王炳哀繫語也名夏于掖臣年少跡地流涉色貨馳捕之簿錄其家田九百畝銀七百金掖臣逮至名夏已不幸上心知其寬宥死杖四

十流滿洲名夏疎強氏隸京師疎其田租而完我別
摘名夏南党四十一人錄御前糊上不向朝士始帖
席矣是冬上在南海子語馮銓曰陳名夏多請書
向古今事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銓曰陳某于
舉業似所長餘亦易見上不應徐曰陳名夏終好自
是銓不復有言又名夏癸未北上道山東旅次方苦
疫隣夕見疫鬼走避云狀元至矣旅主胡寔明日舉
家誌謝

修省

乙未正月望日諭諸王大臣曰昔皇考上賓朕方五

歲正幼冲不知辟讓當時諸王大臣推戴勸嗣丕基
及定鼎京師俺有四海於時墨勒根王攝政朕推拱
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人
向朕言者於滿兵之艱辛人民之疾苦原不得知自
親政以來五年於茲焦心勞思以求料理夙夜祇懼
不敢荒寧日望諸王大臣以嘉謀嘉猷入告匡救其
失而輔其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頻仍吏治惰汙民
生憔悴錢糧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綱紀不立保
邦制治之道迄未得其要領朕思諸王皆親見祖宗
創業之艱難年來闡地綏民之不易必有良策以裨

治安而未見有直言得失者豈朕聽之不聰而虛懷
納諫有未盡與何相率而默也。以天下之大朕務
之繁責治一人而弗圖屬翼朕雖涼德獨不念祖宗
培養之恩乎察其存心為存命議事則將順而行否
則緘口榮身孰思之天下不平富者能長保乎以
後凡養兵愛民興利除害有關政治者居則深思進
則敷奏各行忠蓋以慰朕懷至于當事諸臣因仍積
弊僅以簿書為務不肯精神思務掌握大事恭正言
以圖憲濟國計民生將何賴焉內外大小各官專為
身謀用念官守容之充位望缺希選富貴是圖恩怨

不化真心為國殆鮮其人前御史吳達謂滿朝大小
官員盡皆擁腫朕以為出言太過由今觀之似不誣
矣自今以後務要痛加省政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
言我者必盡其言弼德塞違期臻平治君臣上下俱
有令聞豈不美哉時上指專在諸王而涿州屬等
謂並青漢官應免偏罰且吳達原疏專于漢官上從

星異

壬辰九月二十六日金星晝見

甲午十一月 日金土水木四星聚于箕

詔使

庚寅頒詔每省二人編歷各郡騷擾請托掛載而殊
都人謠曰恩詔絲、下差滾、來京師無一李黃紙
騙人財

甲午頒詔每省一人今省會開詔不旁及明天鴻臚
寺大卿大興李時秀江南中書舍人竇應朱克應鳳
陽內院中書舍人遵化汪之洙浙行人漂水李蔚欽
天監博士劉蘊德江西國子監助教漢陽范克誠福
建行人鄞縣黃家雅湖廣行人長山李文熙偏沅行
人餘姚鄔景澄鄞陽欽天監掌乘兩漕行人常熟王
澧廣東國子博士清苑胡光河南中書舍人太康王

輔運山東中書舍人安平郭金鉉山西上林苑監丞
元城陳沃心陝西四譯館典務孫希賢廣西內院中
書舍人休寧吳鶴祥四川中書舍人江寧徐惺延綏
行人息縣曹琪寧夏欽天監副劉有慶甘肅舍人山
陽韓璣

御製

甲午冬駕駐南海子大學士馮銓導之注述於是纂
勸善要言纂範行恆言纂內政輯要纂資政要覽纂
順治大訓注太上感應篇注唐詩五七言俱稱御製

內政輯要序

臣聞人子有善必歸父母即服御飲食之微猶必先
意承顏恪共弗懈用能廣庭闈之和昭孝慈之順矧
格言要道足以愉志揚休者曷敢不有翼翼之誠期
一得以奉權心也故曰泰山雖高不讓土壤河海雖
大不棄細流蓋善取諸人而有益於己事徵於古而
適符於今擇焉而滙其精詔焉而致其詳是亦觀摩
之助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光大太宗武皇帝鴻
業顯承謨烈貽于冲子惟我聖母昭聖慈壽恭簡
安懿皇太后存仁積德內襄隆治以端教化之原其
間績無美而不備無微而不彰巨細畢萃菁雅合度

啟佑後人斯為至矣臣復秉懿訓用繡丕基雖備物

致養莫効其消埃倘常仰窺我皇太后聖德高深

無他玩好而獨嗜圖書每于曩詰輒三致意焉臣萬

豢之暇備詢群籍觀古后妃嘉言懿行史冊昭著足

協睿慮者因採彙成書加以詠釋引伸大義名曰內

政輯要凡二十篇敬備觀覽以我皇太后徽音融

朗既已垂範宮闈而臣猶懷以斯編為獻者爰以

見我聖母教言制行罔不膺合前賢立極作則希

于闕養之餘時賜披閱知古今之所歸美原無加于

聖母之懿矩第謹其條目核其事寔無煩尋繹芳軌

昭世如前代之列女傳內訓諸書庶幾上娛樂善之
懷下俾來茲得所儀式使凡司內政者勿以崇高忘
其戒懼勿以富貴忘其勤儉勿以善小而不及勿以
惡微而弗杜猶禮而動靜得其所宜好學而行之行
可以為法如此則我國家無疆之祚皆自 聖母開
之而且亦得藉以撫區々之忱云尔皇帝 謹存
進內政輯要表

子皇帝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璇宮毓
化靜培六字之基彤管生輝煥發千秋之色情殷足
岳意切負瞻恭惟 聖母昭聖在焉壽恭簡安懿皇太

后陛下博厚配天安貞應地備衰 皇考劍垂風雨
之中佑啟冲人德述山河之緒勤修先乎四海儉德
式于萬方心愛子以及民教自家而型國椒蘭殿
念稼穡之艱難白鏹朱提拯郊圻之疾苦勸而秉禮
通稱坤順之師安以教仁允建母儀之極誠風端懿
範至德難名乃益懋于徽音為善最樂 臣服膺訓誨
篤意詩書研慮說心時典學而有獲嘉言敏行思養
志以承權搜金匱之圖書裒石渠之紀傳事闕內教
道切壹儀爰輯芳規恭呈懿覽伏願洞覽今古默攝
中和琬琰可收佐圖書于乙夜

松栢斯茂介眉壽于萬年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以纂成內政輯要二十篇併序隨表上進以聞

順治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子皇帝臣謹上表

勅善要言後序內翰林弘文大學士省政大夫國海
省政要覽後序光祿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傅內翰林
國史院大學士党崇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金之俊太子太保內翰林弘
文院大學士省政大夫蔣赫德太子太保內翰林祕
書大學士通奉大夫成克鞏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呂宮太子太保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奉

政大夫傅以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弘文院
文學士陳之遴內翰林國史院文學士通議大夫王
承吉翰林弘文院學士承德郎麻勒吉禮部右侍郎
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儒林郎胡必龍內翰林弘文
院學士張錫錫內翰林秘書院學士文林郎李蔚內
翰林弘文院侍講學士折庫納翰林秘書院侍講學
士方拱乾國子監祭酒文林郎馮溥司經局洗馬兼
內翰林國史院修撰徵仕郎王熙內翰林國史院編
修宋之繩各一篇

按歷代修書俱儒臣奉勅從事表進列同事職名分

總裁別總裁纂修等如唐太宗勅修晉書魏撰王羲
之 諸傳則稱御製餘則史臣之任今概稱御製
瑄探雜採非所以重天象而尊宸翰也溯之往古並
未一見御製書序始宋神宗之于肖治通鑑明朝定
錄凡勅修之書列御製序冠其首不及大臣毋敢稱
也 世宗游西苑閣日翟嵩李時等和上詩命諸臣
序其後僅一見嘉廟時魏忠賢竊柄修三朝要典閣
臣黃立極馮銓施鳳來各序其後此出逆監意不足
言也今自內院外一人一序何其濫也且人臣見或
如大學士等秩曰官大夫郎曰階者朝班之次也

故官階相等有初授再授加授之分俱就本品中論
之今學士侍郎並三品官若學士而階承德郎則朝
班當下同五品侍郎而階保林郎則朝班當下同六
品似非所安若進敘原御蓋乖典制此或有新條容
瑛詳訂

青鬼

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為羊定伯執
膏之時語曰南陽宗定伯膏鬼得錢千五百買者得
羊將還繫之明旦止見繩在宜春張自烈尔公作膏
鬼行

樂經

明治十年二月四日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棠邑張鳳翔上禮經十七卷樂經二卷疏曰禮記一書纂自漢儒為禮經義疏非古初經之出孔壁中皆蝌蚪文字謂之儀禮宋儒朱熹寔始尊為古禮本經先魏文侯時有甯公者年百八十歲來獻古樂經及其書乃太史樂章也鳳翔自序曰周禮大司樂周公所作著也漢初魏膏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為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腐存于戴禮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乃始賴以

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于成
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敢表而出之
常熟錢謙益序曰元儒吳幼清駁大司樂一章則曰
考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
考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
文考之詩禘祖而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
亦無分祭之文考周頌之詩其言作樂未聞而序之
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樂以分祀之禮此其不足信
又曰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並用

而祀天止用黃鍾大呂雲門別又各自為用不得謂
之大全樂矣既曰六樂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是
六樂之作五声八音並用之矣而于下則祀天神地
祗示人鬼於五声皆止用其四于八音皆止用其三声
音不備樂何自而作舜之作樂自近及遠先格祖考
次格鳳皇百獸今乃自遠以及近一變致羽物及川
澤之等神物至九文而後及人鬼舜樂所以感物者
又未嘗以其樂感某物以某樂感某神何獨成周之
樂不然乎愚按元始中之議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
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示祭四
望祭山川享先妣先考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

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日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此其各特祀者也樂有別有合以祀之有合有特也周礼未嘗專言分祀未天天諸詩何特乎漢世經禮各有師說元始之議皆應古法必以社稷之建置而証之則固矣

竇公者故魏文侯樂工也年百八十歲來獻書召見向父何為樂具對言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能業衆枝教鼓琴遂為瞽師向父年高豈有術延年乎服餌乎對曰夢餌引無服餌養其書乃周礼大司樂年也

鉄斛

明初中外各倉各領鉄斛為式今通州部使所以斛
加于外一升六合戶部京斛又贏六合

馬杓

往時文職四品以下上馬以杓一人繩之二人鞭之
清朝不以杓竟躍馬自鞭而人謂苦之

後湖冊

南京後湖貯各郡縣戶口田糧冊有明終始計一百
七十券本有奇清朝止存萬曆間及崇禎五年者餘
皆廢或造甲點大藥云今議懲其婚謂可得四萬婚

以每本重四五斤之直銀八分

憲儀衛

宋江隣叢雜志陳執中館伴遣使向隨行憲儀司緣
何有此名不能對我云隋大業中憲集于但帳庫此

兵餉

清朝馬兵月支銀二兩米三倉斗步兵月支銀一兩
五錢米三倉斗馬春冬月支草乾銀一兩二錢秋夏
月支草乾銀六錢大同府志

恭順侯

崇禎癸未八月恭明侯吳維英薨長子希斌明年死
于寇維英弟維華諸生也首迎攝政王許製原爵維
華以兄女字時相剛林之弟常鼎得總督漕運坐贖
免剛林伏法常鼎閑住

兵禍

壬辰漳州受圍城中百姓才餘一二百第宅萬間率
門戶洞開此一二百人指溝中白骨歷歷數其生前
姓字告人又城危急時有士人率妻子閉戶一恸而
卒隣舍兒竊煮食之見腸中紫紫皆紙絮隣舍兒亦
廢箸自絕

王秉乾

臨川王秉乾天啟丁卯育士居王家洲崇禎末土人
說神術嘯聚以逞乙酉九月請于鎮守總兵金声桓
以兵往其牙將郅國本敗沒國本故糧儲道書佐也
声桓怒舟兵往土人殲焉又疑秉乾啗我殺之以祭
國本

新樂縣南閘題辭

表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戎子遭兵燹滿之狂文
丈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南征過此偶遇之子旣
衛之間情溢于雲氣出于蘭鳴呼此誰氏之美也嗟

予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空自猜
邊愁為膺瓮時懷
妾心最慕漢天子
自將單于不敢來
造次相逢若相私
目成那復畏人知
胸中歷歷不沈
事可待對床說與伊

榕城任氏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也
丁亥年十八豫章余真
卿宦閩慕而娶之
在中閩多所匿益余下鄉捕全髮
之民至及戈創焉
追獲九人
殊署將殺之
氏詢其由
告以故氏徐曰
愚祇無知見捕之急
以自救耳乞
少原之余
拂衣起曰
吾悅中其及幸不死
何得相寬

氏脫簪歛衽曰君惠我南國弘解網之德以喜提種
子也君何吝一推赤子余頽然之頽如其髮何氏曰
此易耳下之獄今陰剝之可活也余如其言明日廷
訊則已剝矣云懼死互相剝也俱得有明年氏卒于
蘇州舟中有異徵

狂婢

辛卯庚雲縣城南三里村婢病瘍不相容斥外乞食
數日忽作狂言多驗遠近流聞稍就向之衆中有曰
生素未識婢忽道其姓名里居且曰子昧矣數日人
耳曰生素皇去累數日沒又之某河月日河丈上四

縣將為魚又驗

遁伎

揚州伎某若假母之虐逸出短衣辮髮鳩他男子也
可善少年匿之田莊有富人子惑之其父以訴司理
武備緒被笞自首服故倡也年二十一司理怒其妖
誘獎于杖下

鬪牛

金華近例正月鄉人買犍牛各赴場相角決勝負至
群毆不能禁

岑彭

上嘗問詞臣如岑彭外姓者古今孰人皆亟對按漢
季汝南太守岑暕唐宰相岑文本嘉州
岑
明四州府土知府思明府土知府俱岑氏云漢岑彭
之後

胡寅呂祖謙

胡致堂先生 寅明仲 宣和中進士靖康初拜祕書省

較書郎遷司門員外郎京城陷脫去建炎三年起駕
部郎擢起居郎上萬言書乞便郡就養改徽猷閣待
制知那州辭改集賢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
知永州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外艱終徽猷

商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後青泉州團練副使新
州安置秦檜時始復其官

五峰先生 宏仁仲 紹興初上書不仕

陳絳金罍子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弟以多
男欲不舉時康侯未子而康侯夫人取而子之既長
俾自絕于本生不為心喪止服世父之服致堂遵行
之致堂本生母沒亦不解官持服斐然集中有與秦
丞相書言之甚悉為右正言章廈所知謫置新州盖
檜意也致堂每讀史亦愧之發明為人後者義不得
復顧其私親盖期以自見而不悟康侯自有子其為

人後者雖為其父母期而心表必終三年蓋情之所不能違而六禮之所許者曾大儒君子不辨此乎晉荀群婦陶其弟喬媼亡子乞群小息率于孩抱子字之及暮喬妾張生子纂驃騎將軍頌榮謂曰喬已有男宜便率還群亡率漸長向喬乞還表于朝母陶復有詞從之初意致堂宜率比不然與為人後亦可畏金華呂祖謙伯恭尚書右丞好尚之孫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弘詞科調宗學教授銀去起太學博士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乃恢復大事召試館成外報起主管台州崇道觀尋除祕書郎國史

院編修寔錄院檢討官徽宗寔錄成進秩面對又編
宋文鑑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祐觀明年除著作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年
五十四學者稱東萊先生
順治甲午駕幸內院問詞臣以致堂東萊二人何官
並無對者故攷而錄之

浮萍鬼絲

宣城施閏章使廣西經岳州有李將軍言其部兵嘗
掠人妻既數年攜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見慟絕問其
夫已納新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笑各反其妻

而去施為作浮萍兔篇浮萍寄洪波飄飄東復西兔
絲胃喬柯媒之復離披兔絲斷有日浮萍合有時浮
萍語兔絲厚薄安可知健兒東南征馬上傾城姿輕
羅作障障面彷彿生光儀故夫從旁窺拭目驚且疑
長跼向健兒母乃賤子妻賤子不己斷胃娟商山陸
但朝一相見永訣從此辭相見肝腸絕健兒心乍悲
自云亦有娟商山生別離我戍十餘年不知從阿誰
爾娟既吾鄉便可會路岐寧知商山娟復向健兒啼
本執君箕帚棄我忽若遺黃雀從鳥飛比翼長秦差
雄飛占新巢雌伏思舊枝兩雄相顧詫各自還其雌

雌雄一時合雙泪沾裳衣

淇竹

銜輝淇县多竹捕政王煎竹漚初課民煎每臣竹可
漚十斤後疑其偽令民輸竹于京以風日所暴僅煎
六斤淇之人苦于役費甚矣

禱雨

獻县李正華守松江癸巳夏旱五月六日正華步禱
城隍廟誓神前曰吾與神俱有地方之責今旱灾如
此穀種不入土是無民也無民而吾與神亦何顏而
立其上乎謹與神約所五日不雨者吾當積薪于廟

廷中自焚也罪寔在吾子氏何仇焉越三日以事至
蕪臺至十三日始反即至庙虔禱如初明午里禱薪
廷中未舉火俄片雲驟、漸蔽雨下如注徹夜四郊
俱洽初士氏聞禱薪自焚之說謂虛語耳至是雨樹
無不駭服昔戴封張熹皆以禱旱無應禱火自焚火
起而雨大至觀于今日信有其事

薦舉

乙未正月詔京官三品以上為中外官可任劇郡者
時遼人曰登明守太倉治行最著吳駿公先生具言
其狀少詹事朱梅麓因為請朝與論謂其無私

乙未禮闈

乙未禮闈主考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
大學士額色黑禮部左侍郎恩國秦典滿洲蒙古試
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院國史大學士金之後禮
部右侍郎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胡兆龍典漢試及烏
金起哈併東粵藩生試滿洲蒙古榜胥勤等五十人
另為錄漢士及烏金起哈併藩生榜秦鉞等三百八
十五人又一錄是科禮垣議南卷十中其一而江西
最少僅七人物議籍：于是金之後等素落卷貯于
順天府許有士赴閱限六日內不得領回前此未之

聞也時修內政輯要禮部請題分考官內翰林院侍
講吳偉業等先是正月二十九日召偉業及侍講學
士方拱乾國史院編修宋之繩赴南海子纂修遂改
命編修張永祺汪燦南曹尔堪陳毅張應桂金鉉皆
壬辰進士非例也榜後馬元濟劉芳躅並奏名元濟
涿州相國子芳躅尚書餘祐子又兆龍內弟也吾邑
楊雅建以館胡氏寘第三

聖訓

太祖太宗聖訓纂修官內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與谷
國史院侍學士楊思聖秘書院侍講學士方拱乾左

庶子兼內禮翰林祕書院侍讀卓彝右庶子兼內翰林弘文院侍講周啟雋國史院侍讀黃楸祕書院侍講吳偉業左中允兼祕書院編修左敬祖弘文院編修馬燁曾熊伯龍右中允兼祕書院編修曾本榮國史院編修宋之繩各月給餐錢八兩四箇月中輟

御試詞臣

九月四日御試詹翰四十八人先是祕書弘文國史三院學士各一人直內院預票擬而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馬迺吉滿洲人壬辰進士第一性敏辨通經史大義善圖畫日侍顧問促膝造對最被眷注禮部右

侍郎兼內秘書院學士胡地龍故善之又同教習庶
吉士益相歡遂日入禁中同議机密雖內院不如也
既御試庶吉士地龍因以及詹翰令馬迹吉口奏淫
之是日試於午門內表一疏一判一表為上親征朝
鮮大捷國王率其民歸降群臣賀表崇德二年時
中書傳錄侍讀吳偉業表其略曰維茲朝鮮之僻壤
寔由箕子之舊封土曰附庸兮野疆于周索詩書風
俗本支起自湯孫藉商王有道之長為君子不死之
國自衛滿居秦空地虎踞真蕃右渠誘漢亡人燭張
涓水荀彘下盧龍之甲楊僕浮渤海之舡在元狩之

三年置樂浪者四郡雖稱役屬尚賴羈縻新室以易
印而向奉容則分疆而爭長洎乎大業遂授東陸疲
敝師徒驛騷征討莫除癘疥徒潰腹心繼以貞觀之
真人佐之英公之宿將攻城不拔振旅而歸即膏仁
膏之光登終權魏徵之必諫此固持險勿肩阻強未
服倨強于山海之間迤邐在沃沮之內者也昔蓋伏
遇^之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場多故之秋剋率
長戈侵牟近境幸鴉鵲闕之戰大破鵠鵠陣之軍
若更乘勝窮追因粮築壘何難進驅平壤直搗王京
乃猶信彼行人賜之手詔修我睦鄰之誼寬其事大

之滅蓋孟津八百之朝不遺彭濮葵丘九合之會忍
擄江黃庶其子孫守茲盟好孰意矯虔不順相詐多
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鰲身日黑漫阻沮
濤魚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縻我雞車而以相
佞用是赫然加諸叢尔躬率中黃之士親占太白之
符鼓震十三山咸聞鞠旅營連八百里誰逆頗行帳
下拔大食之刀鏤文龍崔軍前策渥注之屋汗血驂
騶嗟哉合市之人徒享闕城之樂鳥驚則散魚爛而
亡搆峴懸車肯信位宮走免黃岩束馬穿容依慮逋
誅毋丘儉涕流之膝方之蔑如蘇定方澆水之功遠

過之矣于馬馬韓表胆辰國驚魂力盡而蓋蘇乞降
窮則高元束手大傳薩反接于城下莫為支稽鞠于
轅門繫頸先馬自請灰釘坦腹牽羊甘投鼎鑊我皇
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赦其罪
方提黃鉞盡令收軍勿剪朱蒙俾無廢祀闕利之城
八門不驚雞帶方邑萬戶爭進壺漿洗兵馬普述之
津尔今駮命刻日月九都之石予寔親征龍笙狼筆
咸成內府之珍屈紉折巾俱陪上都之宴蕞華樓賜
醕合樂來賓院解甲休戈豈僅紙呈側理修降表于
同文扇獻涼昭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之明日內院

及學士閔定以進詔敘其甲乙有差祕書院檢討清苑郭菜國史院侍講涿州石申國史院編修吳縣范周左中允兼弘文院編修桐城方玄城祕書院侍講學士方拱乾弘文院編修文興張永祺國子祭酒監胸馮溥右諭德兼弘文院修撰宛平王熙祕書院編修嘉善曹尔堪國史院編修華亭沈荃國史院侍講學士鉅鹿楊思聖國史院編修溧陽宋之繩祕書院侍講太倉吳偉業祕書院檢討興國盧高國史院檢討睢州湯斌右贊善兼祕書院檢討鄞县范廷元左贊善兼弘文院檢討海豐王清弘文院檢討閬州崔

之瑛國史院侍講錢塘黃机祕書院侍講宛平李昌
垣少詹事兼內翰林侍講學士晉江黃志遠弘文院
檢討永寧白乃身右中允兼國史院編修相城何采
國史院檢討龍游余恂弘文院編修漢陽熊伯龍國
史院編修武進諸豫少詹事兼內翰林國史院侍講
學士義烏朱之錫祕書院檢討登封耿介編修順德
陳彩國史院侍講學士河內楊運昌弘文院侍講學
士襄陽沙澄右中允兼國史院編修掖縣王舜年檢
討壽州鄧旭弘文院侍講即墨藍潤右贊善兼國史
檢討任丘李儀古祕書編修山陰左贊善兼祕

書院檢討通州張士甄弘文院檢討聞喜楊永寧弘

文院侍讀學士孟津王無咎虞事兼內翰林祕書院

侍讀學士孟津陳煥弘文院編修平湖馬燁曾祕書

院檢討江寧徐必遠國史院檢討金壇于朋奉左庶

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仁和卓彝弘文院檢討吳

縣王認國子司業萊陽姜允衡右中允兼祕書院編

修黃岡曹本榮左中允兼祕書院編修河間左敬祖

初御試之命同諭甄別各部院寺司官其三品以上

聽親定須才堪治民者朝士知其指人疑畏及詞

臣品定或以尚叱龍恐後別有處分此龍曰今無陳

百史推此事俱相信以為然亡何傳翰翰林官曰簡
擢中祕習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優者以
學向為經濟庶能飭法惠民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
定陳煥黃志遠王無咎楊思聖藍潤王舜年范固馬
輝曹沈荃陳毅徐必遠于朋舉王颺耿介崔之英陽
斌盧高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信任既久國報必殷
著各照外轉應得成銜陞一級用遇缺即補各官必
須矢忠勤興利除弊副朕圖治安民至意又諭吏部
曰朕用人罔治日望海內昇平必內外官咸咸得其
人乃能勝任卿與科道等官皆朕素所信任今親行

裁定曹汲右侍郎錢法孝士焜侍郎左孫廷忠御史副都

劉令基通政滿朝選寺卿王含光少卿許宸左參議

桑芸光祿寺丞周侗觀給事中左趙進美禮科劉健兵科

宋牧氏給事中周曾禮科劉文雋禮科張王

治刑科右晉淑給事中右李文煌史科杜澗禮科

武攀龍刑科給事中俱御俱守優任濟堪任養

氏者各照行轉應得我銜陞一級用遇缺即補各官

澄清吏治緩輯氏生副朕慎簡敷治至意諭出諸臣

多錯愕虞事三人去其二俱同年也禮科五人去其

二先是龍至禮闈物議藉故最惡禮科而于朋

舉之拔劉芳躅能龍即簾內夜遣侍兒謝之因考官
俱知其事也范周去秋典京闈今又以請託商亦併
出之亦無秘也屯龍素善志遂過慰之曰鄙情終
此後惟拚一條弓絃耳昔唐侍御史竇群語王叔文
曰去歲李寔怙恩挾青氣蓋一時公嘗此時遠巡路
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
如公者乎嘗有斯言屯龍昔日路旁不知作幾許踏
躅也

顧仁

先是壬辰撤各道巡使滿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乙

未春諸人不自閩力營仗斧而臨臺尤糴中外協計
費巨萬于是仁和姜國南得兩淮蓋州王秉乾得長
蘆錦州祖建明得兩浙進賢朱紱得河東廣寧劉秉
政得河西秉乾暴兀甚口臺中憚之獨不預費巡鹽
既復目議巡方滿人不一為然而總憲請之頗力于
是滿人議各部理事官及諸曹參用所用理事官周
卜世張所養鍾有鳴王德文選御史遼東高氏瞻真
定張純熙曲阜孔徹樾合肥王綱丹徒宣重光顧仁
宥應朱克簡壽州劉允謙上元葉舟錢塘翁祖望凡
選十人而南人七北人三又南人江南得其六浙江

得其一他者不捕焉時論不平謂家宰王鈇山德憲
藝孝升私江南副院曹秋壑私浙也既命下召至太
和殿諭曰巡按已停止因此官鑿重吏治貪廉生民
利病皆由以上達故復遣尔等往巡省直朕即倚為
耳目尔等當体朕意潔已率屬奠安民生若不法受
賄自朕委任不拘要任但得銀一錢一兩定行處死
又召至左翼問諭曰尔等初或持廉善及差滿迴日
多婪取衣物尔等若蹈此弊初時虛聲俱置不問必
照貪例處分丹徒顧仁順治 進士投竊慶推官
時盜賊舉家被掠或問之釋曰秋滿選刑部主事奉

臺命拜巡按順天監察御史勅內不用舊役不見過
客然京署胥史舊史十九沿以為常法無可禁故時
會稽章冕給事京署既自免以從子之奏代猶名冕
也前臺按某嫌之改革之冕之冕更在吏部文選司
給役見鶴仁受命求從行執不許雖總憲龔孝升為
言不能得而蕭山賀繩烈與仁同年同刑曹繩烈故
其章奏有連奏託之行二百金仁未嘗收繩烈故價
詒奏曰渠已收矣尚猶之乎見少也且引章奏謁仁
仁無如之何仁出京奏絆于銓司未之從也亡何仁

行部謂章之冤虛列名書佐以其家固安檄索之奏
特銓司咨都察院索本司書辦章奏令安在仁見部
咨謂此人縱橫莫可制疏奏其稍稍隨下固安令錮
奏于家令過峻每三日点候又臺中主書即章奏兄
冒他姓仁不知也仁意欲死之主書密報奏急出亡
走良鄉欲縊于傳舍同寓則尚方司之私人也勸其
入京投尚方司太監于十月十九日刎頸扣閭訴願
仁博旨婪賄陷害不韋上大怒即遣蝦八人往逮之
立下經烈于刑部兩家各遣人圍守十一月即朔仁
逮至明日廷訊尚何以杖章奏也曰以替役尚何不
下順天府而下真定府也曰本處人不便甚尚章奏

前役奏曰隸按院仁嫖其偃杖四十檄固安縣銅于
里又問仁何不發保定河間而遠發真定也特欲殺
章奏滅口耳又問爾書役俱新乎舊乎曰未盡知孰
新孰舊問餘人未知何獨知章奏也仁不能對時併
逮役六人皆紹興人舊役遙向有三人諱曰新餘皆
畏拷改口矣繩烈望風吐款仁再夾溺死不承但云
嘗見五十金上謂見即真矣始免拷明日諸王會訊
仁論磔繩烈坐斬法司議如之至八日改仁斬籍其
家妻子沒入官繩烈論絞尋有旨在官無論枉法不
枉法自十兩以上死也吏一兩者死又詰顧本何衙門

開送何衙門考准何衙門官取中命內大臣熬拜把
圖魯索尼大學士巴哈納金之後成克鞏同六科密
奏則刑部尚書劉昌侍郎王爾祿開送左都御史龔
鼎孳左副都御史曾溶考准吏部尚書王永吉取中
也各回奏久之降級有差顧仁死嫡周氏給配回子
某舉朝揚息而胥吏人意自得章素家頗富亦半破
其產寓旗下不復出相傳上欲授五品官明年二月
上召至南海子出值顧仁求免忽嘔血抵舍死

教習武進士

乙未教習武進士多裏机昂邦公遇必騰頭等蝦馬

尔吉哈進士加授二品服俸寧遠于國柱三品服俸
高密單登龍上元范明道四品服俸餘姚鄧一仁山
陰張其毓宣府胡君德京山曾以信山陰劉燧長治
馬之迅龍襲衛燉應緣寧遠劉秉仁涇陽樊英金吾
左衛劉世明魏昱張可久神武左衛燉正經榆林白
文燦鄆城孔弘憲德平王宇泰商邱姚典永平周彝
餘姚楊煥斌文興張靖胡師龍

通鑑全書

丙申正月七日諭內三院朕惟紀一朝之得失原有
史書攷百代之是非厥惟通鑑顧筆削互異論斷相
衡卷牒雖分得中尚寡何以昭垂永久謹稱全書朕

茲欲將諸家所纂廣加裒集刪繁考異訂為一編名
曰通鑑全書時命巴哈納額色黑劉正宗傅以漸為
總裁官張長庚干代麻勒吉鏗泰折應訥胡屯龍張
玄錫李蔚白胤謙為副總裁官岳素朱之錫卜素履
楊熙范承謨路陽杭琦王世功圖巴海方拱乾何采
王熙張士甄范廷元熊伯龍諸豫張永祺富尔堪金
鏡方玄城楊永寧為纂修官白希等為繕錄官朱臣
等為收掌官卿等受命委任須精勤蒐討公慎參詳
務使古來政治盛衰人才善惡昭明畫一副朕致

治垂憲之意特諭按宋初三館藏書八萬卷司馬君
實盡携以自隨又殫十九年之力剏恕范祖禹佐之
始成省治通鑑探摭極博法戒極確今全書之名則
司馬氏僅半豹矣涿州膚學茂眎往哲則繫攷異不
知史采何書也

藏不入倭

魯藩駐舟山時求日本兵不應僧湛微嘗航海知倭
重佛藏經遂說阮進曰若得旃檀佛三尊藏經全部
倭兵可立援也進信之苦無藏經普陀山僧焰祥以
萬曆間賜普陀寺藏經在進善之奏請柔遠魯藩報

可遣焰祥湛微賁徑往湛微稱國師自號金獅子普
陀住持焰中等率三十七人執言不可湛微知之進
遣兵邀殺諸僧于沈家门不值進怒諸僧凍餒而盡
夜哀籲而免徑去不二日颶風大作吹還沙岸凡壞
二十餘艘諸舟見徑舡大光無數又二龍僚繞衆雖
驚疑畏阮進不敢停也十月朔又揚帆將抵日本忽
黑雲四布巨浪澎湃海水盡赤大鱼如舟環前後不
得進長年大懼望空哀禱乞送還山寺隨風飄蕩一
晝夜望見普陀湛微焰祥懼甚舟泊林門不敢徑入
不敢踈是夕阮進忽病狂妻陶氏素持齋謂褻徑之

故進司表遜經山寺魯藩說之有旨覽奏知送威之
舉誤由妖僧奉勅書未開無損國體先生不必引罪
三藏經既遜魯藩又加諭勅略曰予也祖述 高皇
憲章列祖雖曰道家不造豈敢遂至愆忘况禹穴遙
臨行宮在望洛迦渡口憲報極身而朝四百八十寺
荆榛烟雨淒然燕代閩山百二重木秦故宮誰托乃
得溯險之屢安鉅非法王之立祐何物瘞羊僧自號
金獅子霜天乍晚妖霧橫冲不思西渡流沙求回真
諦反欲東行大海表法要荒竟致巨浪拍天神魚鼓
蠶東夷為之稽首天風抱以西歸經不帶翻再昧龍

帙會須特勅增加護持去按藏不入法宋時志銘清
像不入今又不入亦異矣藏經在普陀不過白紙黑
紙字使入法國亦不過白紙黑字有何分別一不從倭
夷中國皆不作白紙黑字觀矣

親見大士

壬辰五月十八日甯波府經歷內邱奮鉢游普陀迦
山越三日晨禮梵音洞、在普陀東北隅蓋山峽石
隙也舊傳大士示現皆在潮音長可二十步高可三
四丈橫峽中疊石隙中窺之為壇容數人又直橫一
石凡稱示現者皆在壇上于石隙中窺之鉢初不信

禮拜畢注日久果于洞中彷彿似將軍而不真良久
忽洞畔露弥勒半面耳鼻目類宛具心異之閉目良
久再視如故復閉目自忖曰此必吾意中有佛菩薩
想故作此像乃專意作龍虎想良久再視如故又良
久于弥勒旁作一老人像飄轉而退弥勒忽露全面
漸隱入洞乃現文士像袒胸披幅共人間肖像無以
異竊問自在、烟雲繚繞中目屢瞬終不易視鉢亦
自疑遂禮拜泣者數人皆環眇移晷乃滅鉢自記曰
理之所必無事之所必有不能不令人作離經畔
道思也

劉餘祐題碧雲寺

劉尚書餘祐甲午再過碧雲寺憶前度時甲戌也題
壁曰憶別山靈二十秋朱霞依舊繞行樓流來但覺
声声咽寫出興亡一段愁

妓詩

嘗恨相對暫不如交深意合裏兩相視默々獨運冷
傑士功名淡無忘恩義深粧成對孤鏡不語泪沾襟
向君今夕去笑日又來臨翔寄從良夢神魂返故鄉

表札

清朝札制悉仿先朝如表服百官並依會典行事會

典仍舊刻未嘗另梓而諸臣封事輒引會典上誤矣
馮銓家京師于天坛北鑿池蓄朱魚亭臺鼎立毋獨
留涿州乙未年九十三年二月疾篤告誅者半道計
至銓方修書結寵陰謀起復故疏枳計溫旨諄切識
者知為起復地也已諭復起銓再拜其詞泛語人曰
清朝不以服表為重奈何迨百日銓入朝未嘗遣使
也亦未召見入內院修書匝月始同諸輔旅見則上
意可知矣冬月顧仁事作按其私籍有公奠二百金
上又聞他事面責銓視其所賜貂裘時寒甚另給
一裘謂為尔換皮銓惶恐謝罪按漢時居官者寔未

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
喪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
六日起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

之制今日諸事皆服喪銓獨否先是宋權陳名夏嘗
起復故銓效之也 上稔之周延儒之奸貪謂明亡

于延儒馮銓少子要延儒從女故頗為解 上不以

為能嘗問延儒有子翰林今安在銓詭曰庶吉士周
奕封非延儒子也時奕封予告乙未秋奕封還朝俄
除知縣唐敬宗時鄭誣等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
琳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白水城周韋

宰相請其罪名不報今矣封左遷未即 上意上涿
州望旨外之也

白鷹

乙未高麗獻白鷹按鴛茅鴟也似鷹而白高麗固產
白鷹諒不與茅鴟等

都督府

各鎮總兵官俱銜都督同知或僉事而都督繫銜以
先朝設五軍都督府也今不設都督府則各鎮繫銜
無謂矣嘗幸特未之思耳

伶人

上不善酒所徵諸伶各召試人賜殿二匹銀三十金
同閩人寓直 上嘗服翼善冠袞袍監鏡問諸閩各
稱善上曰善又改滿帽監鏡詔即手擲滿節于地
居常廣袖皂靴從漢制焉

滿洲

西洋曆法節氣不分各省推算首朝鮮而盛京次之
滿洲不異焉以滿洲即盛京也

魚缸

乙未冬江西景德鎮燒造魚缸其式圓數丈先朝嘗
燒之火力終不透竟無成而止

避疹

乙未冬十一月中宮出疹 上避南海子惜薪司日
運炭以往十二月命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人凡
面光者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

文景元

三水文景元崇禎庚午貢士順治甲午秋以友人三
原溫 守杭州南游又往金華江行值風舟覆溺
焉景元素持準提齋呪溺時忽見準提神在上口不
受漂瞬息間漂十五里落一深潭潮激而上又恍見
準提神終不沒得漁人救免 王文宣說

全剛經靈應

總督張存仁鎮杭州嘗刑人劊于蓮刀若然如金石
又蓮刀仍有聲其人無少傷走白存仁亦駭異謂其
人必白蓮妖術也曰不習妖術又問爾何陰德其人
自省無所有總督曰汝嘗修齋誦佛乎曰某月誦金
剛極度餘日錦裏以藏總督命縛囚馳騎至其家取
所誦經果束錦啟之則經卷三截刀跡儼在也曰宥
其人得法

物怪

王鐸微時距所居八里民家豕作人言休咎鐸同族

先孝廉某程公言若有所避此尚書後縣官以為妖
命除之

清江浦楊鑑川牙客也家頗殷既沒見夢其子于某
家為花牛其子習跡善飼之今存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左右鑿石獸虎首鱗身四足
五爪蓋天吳之類也以厭水怪

硝

河間東昌近海之地表甚疑白如霜土人曰鹽煎之
為硝蓋鹽之餘也

桑

燕齊間樹桑僅、特未連畝桑葉逢于南土其詞強
六密室不生大清臺縣蠶事特盛

腹子

蓼莪之詩曰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北人抱子解衣置
腹古人所咏未始虛

吳中龍

順治辛卯育士湖廣吳中龍十三籍旗下

張書乘曰崇禎科福建育士黃 年十二其小試

論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周介生選刻中

漢人僕妾

契丹舊注得漢人皆僕妾後之仕官而顯者昧見其
主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謀也迨蕭氏乃
始從漢人蓋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氏雜處幽薊
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觀于今日似未大異

定水帶

正陽門外曰窮市蓋窶人子以瑣雜坐售僅一席地
衣冠不往焉有古鉄條長三尺許橫二寸有奇形若
草帶其中半虛而外鏤流而背俱鑿釘如鼓不甚可
辨持此欲售數十錢積歲不願俄高麗使客三四人
旁睨良久向其價主人漫應曰五百錢使客立投錢

如數主人疑焉詭曰此吾鄰家寄售公等且去容吾
向之少頃使客復來主人曰向者幾售君吾鄰家云
五金使客又如其數主人益疑之即曰公等誤矣吾
輩市語奉其大數五金蓋五十金也使客曰款如命
然不得更悔耳主人意此廢鉄重得五十金一失此
無為售者遂予之曰向使客此何物而公等重購之
也幸以告我使客曰告子易耳請立約而後可一市
人文以為異羣勸立約使客遣其副持帶去且遠
始告曰此定水帶也神禹治水九州作九帶此其一

僧累巨萬則問何所貴也曰吾航海、水鹵不可飲
帶投之立冽經歲不病汲故貴耳市人好事者隨至
會同館汲苦水石餘投監數斤捧及之濁甚帶入之
水沸涌作魚眼數十少頃飲之極甘冽之各嘆服而
去人云國變時得之舊園則先朝大內物也錢塘詹
鍾玉曰自受故以來天府珍異流散人間泯、無聲
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客所嘗故胡僧
價十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頭晦固自有時至言為
神馬四千年物似屬不經獨能使鹹水使淡良驗使
客亦具眼哉嗣後雖過窮市必無易視之

都肆中以豈角雜少未煮之如薄糜晨哺一二
頤最
補元神